

旧参
I246.4
D Y H

九〇年重刊

王

信義小說

上卷

蘭

契

蔭孤氏著

天谷山人題

967048

第19期

天大市立
五區民衆補習學校

口市市市
第五
區民衆補習學校

卷一

信義小說

金蘭契

北省立
區辦學處
校學驗會

五區社教區

閱覽組

新民教

蔭私氏著

天台山人題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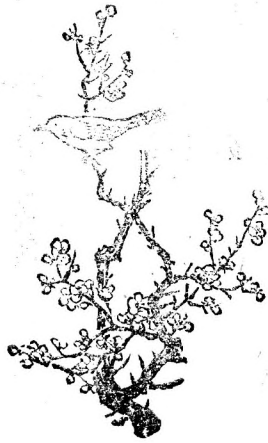
昔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門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嗚呼在昔已然於今爲烈矣夫論交不肯輕與相許必當不負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今則不然或以酒食相徵遂或以勢力相推挽或以地位之連帶相結納或以利害之共同相依附即等而上之有以文字之因緣而各聲氣之應求者矣有以嗜尚之沆瀣而爲道義之推許者矣平居握手言歡動以肺肝相示以爲追蹤管鮑媲美陳雷匪異人任也而旁觀者亦且嘖嘖歎以爲是殆真能久要不忘者矣不幸一旦利害衝突或以艱鉅相遺則睫毛稜稜然反眼若不相識舉前此之交誼俄頃盡化雲烟即於其前泥首陳辭彼且瞠然若無所覩始知利用者不能久恃浮慕者終屬虛交而性情相契患難可託不以盛衰死生易節者蓋憂憂乎其不易覩也余怨夫世風日薄友道日漓大勢所趨令人抱江河日下之慨乃紀其所聞用告當世匪曰頑廉懦

立可收轉移風氣之功然而良知之在人心萬古有如一日未必無瀏覽是書棖觸感發而興所求乎朋友先施未能之嘆者是則寶藏本所自有是書乃不過爲啟發之匙其於世風友道或亦不無區區小補也夫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通縣董蔭狐

上卷目錄

- 第一章 焚券之高風
第二章 士爲知己者用
第三章 鷓絃斷而靈椿萎
第四章 憂忿叢集中之匿名信
第五章 病榻託孤
第六章 衆中宣示遺囑
第七章 賢母之訓辭
第八章 兄弟之密議
第九章 訓詔聲中之感悟



小說

金蘭契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蔭狐著

第一章

焚券之高風

世風穢薄。友道凌夷。其酒食聲色相徵逐。富貴勢利相攀援。此等浮慕之納交。與機械式之結合。固卑之而無足論矣。即有託爲道義之契。附於貧賤之交。居恒握手言歡。儼然肝胆相照。頗若緩急之間。儘可足恃者。不幸一發生切己之利害。則皆躊躇狼顧。自便利圖。望望而去。避之若浼。其巧於文過者。則更因事陳辭。以自飾其涼薄之罪。嗚呼。管鮑不作。廉蔣云遙。懷高躅以難求。念古風之已渺。低徊往復。不能不令人拊膺而嘆息也。

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以內。必有芳草。古人之言。豈欺我哉。特以性命之交。縱值死生利害之際。亦不肯少侵其然諾者。其人寥寥然。乃有如鳳毛麟角。人以其觀止之難。遂不禁遽抱靡有子遺之嘆耳。實則膠漆之高風。固未常絕跡於天壤也。

吾今將述朱君靜怡趙君勗周之事。用爲風世之一助。竊取大易所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義。以名吾書焉。

朱生名安字靜怡。趙生名濂字勗周。俱隸籍浙之嘉興。兩人累世通家。有如孔李。當吾書開卷之始。二人已青其衿。方在英年有爲之際。而趙長於朱者可數齡。鄉里老輩多指而目之曰。此二生者學子中之健鶻也。他日摩雲而上。定非樊籠中物。觀於此等之月旦。則其夙養可知矣。惟是二生之學業才華。雖頡頏不相上下。而其所處之境遇。則殊有苑枯之判。蓋趙生之父曾任太守。今雖致仕家居。門祚尙復鼎盛。樓閣連雲。僮僕結隊。數富貴者必及之。朱生之父已以老孝廉侘傺而死。家中雖未至壁立飢塵。然已抱式微之嘆。但二人情誼相投。互相契重。曾不以貧富之見爲其友道上之阻碍也。

大雪霏霏。天將傍晚。茫茫浩白。一望無垠。路上已絕行人。深巷不聞犬吠。似大地一切景物均爲此寒沍之氣所斂。噤而不舒者。不意在此闐寂之中。乃有一少年。徒行

無蓋。予以前觀其面目之間。似現沉鬱之色。則其踽踽冒寒而前。必非效古之高
人逸士。作踏雪尋梅之舉。或慕灞橋之風雪。將以產生其詩思也。夫此少年伊誰。則
即吾書所叙之朱靜怡是。其不憚犯膝六之威稜。而慨然遽出者。則將往訪其摯友
趙昂周也。以理而言。彼朋友之過從。亦常事耳。特此漫天風雪之中。而竟迫不及待。
是此行必有重要之事。非尋常之通問可知。辨靜怡面上之顏色。足知其胸中之擾
亂不定。當較風雪爲狂也。

行行而前。已抵昂周之居。則見廣廈巍巍。均皓然作白色矣。朱門不掩。厯堦而升。靜
怡拂其身上之雪。步入闥者之室。請其代爲傳達。夫以小人勢利之徧見。在此嚴寒
之天。忽來瑟縮之客。縱不揮之門外。亦必以白眼相加。惟靜怡爲其少主人之摯友。
則不敢悍然出此。匪惟愉色承迎。並且導之立入。曲折而前。行抵書齋。則聞吟哦之
聲。達於戶外。靜怡聞之。不禁私嘆曰。境遇不同。心理自異。吾殆爲勞人之草草。彼殊
無愧於桑者之閑閑也。

靜怡揮闌者使去。已則悄然入室。見昴周方圍爐而坐。以面向壁。手執一卷。低聲曼吟。若醴醴有餘味者。靜怡立其背後。目光射及書上。則見昴周所執者。爲韓昌黎詩集。正咏所謂雪花一尺圍也。靜怡徐曰。對目前之雪景。咏往昔之雪詩。抗懷古人。游目當世。可謂合古今於一爐而冶矣。昴周出不意。不期墜詩卷於地上。陡然離座而起。及見爲靜怡。則大笑曰。冒雪過訪。萬不料君有此雅興。吾將發綠蠹之新醕。與君共謀一醉也。靜怡則已拾取詩卷。置於桌上。就座而言曰。吾今日之急晤君。蓋將有要事奉白。彼賞雪飲酒。其趣雖永。余愧乃無此清閒之福也。

昴周聞此言。則注目於靜怡之面上。蹙然而言曰。吾觀君眉宇之間。若有憂色。其故何歟。吾自問。苟有可以助君者。罔不惟力是視。君如齒我在友朋之列者。尙希盡言無隱。靜怡慨然曰。余自信賦性狷介。從不樂丐惠於人。今以老母之故。乃不得不赧顏求君。實則茫茫天壤之間。除君以外。亦無可求者。今日爲親而屈。貶其夙操。吾心猶覺戚戚而已也。

夫既有求於人矣。而乃出此等表表自見之語。使聞非其人。縱不面斥。亦且腹非。今二人既已相知有夙。莫逆於心。則即言語以窺性情。益且生其尊重之念。此知己之所以可貴也。於是勗周曰。君雅操凌雲。余所夙稔。然亦未免崖岸過高。夫緩急人之所時有。而朋友尤有有無相通之義。以故余謂此等之事。於人之立身植品。初無絲毫之妨碍。且君未常有丐於人。而人知君之境遇非佳。思效涓埃之助者。君亦必立予謝絕。不容人得盡其辭。余謂此等之處。似乎以賢律己。以不肖待人。亦非忠恕之道。良以人類生存於世上。均負有互助之義務。而志同道合者。尤宜互相扶持。若盡如君拒人於千里之外。則必如洪荒之世。老死不相往來而後可。又詎宜行於今之世耶。余以與君爲忘形之交。今日得此機倪。遂爾傾囊倒篋以出。尙望鑒其愚忱。而加以採納爲幸也。

靜怡曰。君言固自有其相當之理。吾亦不敢謂爲非是。惟吾返躬自問。亦非矯情釣譽。孤潔鳴高。特念以堂堂七尺之軀。不能本其所學。衣被天下。轉以家計累人。殊覺

背芒顏汗。至於摯友如君。常窺吾所急。加以周恤。此等殷渥之情。在義本不當却。惟吾所抱之宗旨。非至萬不得已之時。縱肝胆之交。亦不欲妄叨其惠。蓋一則懷於數則斯疏之義。一則恐漸生其倚賴之心。人之自律。固應如是也。今則時會逼人。不得不有丐於君矣。此雖爲吾有生以來。第一次仰面求人之事。然非相知如君。亦斷不輕啟其口也。

曷周慨然自任。叩其所需。靜怡曰。吾處境之困。君所知也。近者薄積已空。將不足以支朝夕。苟長此任其遷流。後且不知伊於胡底。己身窮餓事小。其如高堂何。吾非不知顯親揚名爲大孝。但此際已如涸轍之鮒。急於得升斗之水。不能妄冀江湖矣。故託人代謀枝棲。俾得少甦其困。今幸所事有成。得一教讀兼司筆札之事。其家爲巨室。館穀尙屬不惡。惟其家距此。約數百里而遙。以貧之故。遂不得不違親在不遠遊之戒。但使人煞費躊躇者。則家中既當留甘旨之需。路上又須有行李之費。妙手空空。何以處此。念可謀無如君者。故欲暫假三十金。以應目前之急。俟他日積有成數。

再當奉趙也。

夫以二人之交誼。平夙既如彼其厚。而靜怡所假之數。又如此其微。况乎事先勗周。又復慷慨自任矣。宜乎聞言之下。立予承諾無辭。於理於情。始爲近似。不意勗周此際。頻頻自搓其手。以目視靜怡。面現躊躇之色。似乎中有所蘊。而未便遽宣於口者。靜怡覩此。若出己意料之外。乃謂勗周曰。豈君一時亦窘於應付乎。苟若此者。是亦無妨。蓋朋友之請求。可則可之。否則否之。固未負有必應之義務也。訥訥難於出口。不以直道而行。則未免淪於虛僞一流人物。殊非余之所望於君也。不料靜怡之言未終。勗周已頻搖其首。莞爾而笑矣。

靜怡此時。殊深怪詫。則目勗周而言曰。君不置可否。徒加哂笑。詎於可否二者之外。另有他說耶。勗周至此。始頷首曰。君之此言。乃能略中肯綮。蓋聞君適間之所述。殊使余惆悵百端。莫能自己。夫以君天分之高。學殖之厚。吾自問謹當退避三舍。遜謝弗如。今乃以家計累人。遽欲屈身小就。此正古人所稱。斷鶴兩翅。鳴何悲。繫驥四足。

氣空橫者也。余忝在朋友之列。其力又足以振君。偷坐視弗援。難免內愧。故以區區之見。欲君謝絕前途。仍行下帷攻苦。至目前一切用度之需。儘可由余代爲措置。將來一鳴驚人。紆青拖紫。繼先人未竟之志。博高堂無上之歡。爲國家人民造幸福。與宗族交游生光寵。詎非大丈夫得意於時之所爲耶。斯則余代君籌畫之微意。蓋期不負君所學。兼以盡我之寸衷者也。特恐君膠執成見。不納余言。所以默計於心。未能遽宣諸口。否則三十金。何至窘於應付。君乃測億及此。余又安能不爲之失笑也哉。

靜怡聞之。於感激之中。微露蹙蹙不安之色。懇切而言曰。君高義薄雲。令人不知所謝。惟此盛誼隆情。余實苦其難於接受。蓋余處此艱窘之境。跋前疐後。罔知所可。不得不降心抑志。出於自食其力之一途。此實造化於冥冥之中。出其全力以困我。我乃如爐中之金。爲方爲圓。任其陶鑄。又安有自主之餘地。君力雖足以振我。然又焉能與造化抗哉。與其他日濩落無成。貽君以知人不明之誚。又何如度德量力。而早

爲之所耶。且余生具傲骨。苦乏媚容。若歷宦途。勢必柄鑿。及早知難而退。亦不可謂爲非計。後此且將抽暇。覽夫刑名錢穀一切經世有用之書。若能時會逼人。效王粲之依劉。邠生之入幕。亦可藉展抱負。君殊無庸爲我戚戚也。况更有一義。爲余所萬不能出此者。愛我如君。亦無所容其隱諱。蓋以高堂甘旨之故。累及他人。在君雖盡愛友之情。在我實虧事親之道。母之不能養。何顏立於天地之間。是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縱使富貴可操券而致。又何足慕耶。此實吾披瀝肝鬲之言。非君之前。吾亦決不盡情傾吐。苟蒙相念者。但乞假我以金。俾遊子得安心而去。無復陟屺之憂。則爲幸多矣。

當靜怡之侃侃陳辭也。勗周默聆其言。面容時爲激昂。時爲悲惋。知其所感動者深矣。逮靜怡語畢。勗周不作一語。長嘆起於座間。垂首至臆。出書齋冒雪而去。爲時甚暫。即已復回。手中携巨裹二。置於桌上。謂靜怡曰。君辭意堅定。余亦不欲再有所言。但念區區三十金。實不足贍家與旅行之費。茲以百金相假。略表寸衷。余亦不復言。

贖。恐轉增君拒却之念也。靜怡辭讓再三。僅受其半。勗周見其意甚堅。遂亦不復強焉。

靜怡曰。余此行於假金之外。尙有一中心惶惑之事。欲叩之於君。以知其究竟。君如以誠相待者。幸勿加以欺謾。勗周聞而笑曰。余從不以僞接人。何況於君。此言果胡爲而來。詎余有何欺詐之事。爲君所窺耶。言時頗有不滿意之色。靜怡已觀而知之。則亟加辯正曰。君勿誤會吾意。蓋此事實屬例外。君如欺我者。愈足見其爲君子。余防君之矯枉過正。乃不得不預爲聲明也。勗周曰。君謂事屬例外。吾謂君之言亦屬例外。蓋欺而愈足爲君子。余乃欲亟聞其說矣。

靜怡嘆息曰。君以斯言如創聞耶。實則一經說明。亦屬平淡無奇。蓋余所欲質之於君者。實與今日之踵門告貸。其間乃有連鎖之關係。惟此事肇自先世。業成陳迹。但其中真相若何。結束與否。均非余所及知。今幸微有所聞。固已難安緘默。蓋已身之負責。在勢固所必償。而先人之負責。在理亦無旁貸。良以抱歉於中。內省有疚。固不

容余置而不論也。

勗周聞之。若已悟個中旨趣。面露不安之意。乃詰之曰。聆君所言。似屬憶及往事。君果以何因緣。忽爾言念及此乎。靜怡曰。茲事乃聞諸吾母。蓋余以假金之事。舍君無可謀者。故於臨行之先。稟諸吾母。母嘆息而言曰。汝乃欲告貸於趙君乎。須知吾家對彼之逋負。至今清償與否。余尙未知也。余愕然請問其說。母曰。茲事悠久。吾亦不復記其年月。恍惚聞諸汝父。曾假款於趙太守處。宿逋清否。乃未之聞。後汝父殮逝之時。爲候至驟。遂不及留有遺言。此事竟懸爲疑問。余以前途未曾追索。或汝父業經清其舊欠。亦未可知。惟念近數年來。余家事日趨艱薄。揣理度情。又復不類。余久欲與汝言之。特恐增汝焦灼。故復中止。今因汝欲往趙君處告貸。棖觸情事。余亦不能終於自闕矣。此當時聞諸吾母者。至證明其事。則有待於君。特恐君念我處境之艱。不以實告。故不得不事先聲明。望君以誠相待也。

夫富者假款於人。憐債務者處境之艱窘。慨然不復責償。此等之高風。已屬難能可

貴而負債者之子。於其父舉債事居疑似之間。務詢諸債權者以明真相。而審一必報之心。殆尤事之所罕觀者矣。斯時勗周游目窗外。以眺雪景。若籌畫所以置答者。靜怡曰。觀君呐呐。不肯遽出諸口。是必先父所假之款。未曾返趙矣。尙望君實以告我。無所用其猶疑。蓋余雖無償債之資格。固儘有負債之資格也。勗周至是。始目靜怡而言曰。君既必欲悉此中之蘊。吾亦無所用其隱覆。雖然。吾於敘述之先。有當預爲告君者。則茲事經吾代爲結束。君亦無所用其置慮矣。靜怡聞言。益愕眙而請其故。勗周曰。先尊翁與家君爲文字之交。君所知也。假款之事。約在十年之前。逮家君致仕家居。彼此亦未常齒及。比先尊翁捐館舍。家君曾屬余向君言之。余以君方在憂恤之中。何堪以此亂其心曲。惟茲事亦不宜懸而不結。遂假他款彌縫。設辭以告。家君檢券與余。命返之於君。余思維再四。恐增若之不安。未敢遽告。設非君今日諄諄命之者。余尙不欲遽然奉白也。

勗周言畢。遂自文具箱中將該券檢出。置於靜怡之前曰。吾今日亦可了却一事。君

如念彼此交情。非同泛泛。尙希勉抑高懷。勿行固却。靜怡取而觀之。歎數爲二百金。固赫然其父之親筆也。靜怡默然無言。就案取紙筆。更草一五十金之借券。併前券付諸勗周曰。君委曲矜全。仁至義盡。此等熱腸古道。不惟近世所無。抑亦古人中所不數覩者。惟余戴高履厚。殊覺躊躇難安。謹以此二紙存君手中。以爲吾輩兩世交情之息壤。雖珠還玉返。未卜何時。亦聊盡吾永矢弗諼之意。今仍以君之語我者。轉而供諸君前。即所謂勉抑高懷。勿行固却也。在余硜硜之性。君已知之有夙。亦不必再爲喋喋矣。

從來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勗周見靜怡如此陳說。若再強之。轉滋未便。但己若遽然受而存之。將無以表示前此贈券之誠意。方在默默籌畫。必如何處置此券。而始爲得當者。忽覩爐火熊熊。其燄正熾。外觸於目。內決於心。遂取二券一併投諸火中。靜怡欲阻之。已嫌不及。於是此二百五十金之欠據。已化作一縷青烟而盡。只餘點點殘灰。落於爐盤之上焉。

靜怡目殘灰而嘆曰。君相待之朮摯。吾實不知覓何語以謝君。雖然。君子施惠於人。亦當擇其所能受者。夫吾父子假歛於君家。不責子金。不勒期限。則所受之惠。亦已滋大。苟如君之所行。並券而焚之。是直變借貸爲贈與。受者其將何以即安耶。且君施此不報之恩。使受者僅余自身。於心已惶愧萬狀。若並死父所負之債。亦復逃其責而不償。爲人子者。其將何以爲情。在君慷慨待友。重義輕財。固足令人五體投地。獨惜未能代余一爲設想耳。言時。其一種蹙然不安之意。乃於口角間流露無遺矣。昂周曰。君之責我。固自有其相當之理由。但念古人肥馬輕裘。儘可共諸朋友。則金帛亦是類耳。士生今世。何必不如古人。余豈效彼斗筲之輩。錙銖必行較量耶。况吾輩累世交期。已屬通家至好。而吾與君。尤非尋常之契合。君今日對此。蔑蔑者。必須畫清界限。有若鴻溝。則他時。吾需助於君。其將何以啟齒。君對於朋友之間。力爲深閉固拒。期自遂其孤介之性。獨不思守財虜之徽號。亦非吾之所樂受乎。君休矣。券已焚去。君固不能使之完整如故也。昂周言時。莞爾而笑。蓋將藉此詼諧之語。作一

收場焉。

此時固已乏靜怡置喙之餘地。因亦微笑而言曰。君之力雖能焚去此券。但不能探取吾心。吾將以此券上之字。鐫諸吾心版之上。永永不使漫漶。君其將如我何哉。昂周曰。是則聽君。蓋此事固非吾所能干涉者也。二人因相與一笑而罷。斯時門啟。忽有二小兒。牽手而入。大者約七八齡。小者約四五齡。其聰穎俊秀之態。有如玉樹瓊枝。蓋大者名國鈞。小者名國衡。是均昂周之子也。

二子既入。國鈞見有客在座。則卓立無言。國衡則伸其如蕙之小手。牽昂周之衣。嬌聲以呼阿父。謂豚蹄甫熟。雉肉新烹。專待阿父晚餐。速即歸休。兒不能久待也。昂周摩其頂曰。嬌憨如許。汝朱叔父觀之。將加哂笑。國衡聞之。流目盼靜怡而言曰。朱叔父解人。當不哂兒。蓋豚蹄雉肉。涼則滅其佳味。不適於口。彼亦當與我有同嗜也。靜怡亦爲解顏。乃以袖籠金。起自座間曰。吾即歸去。汝可伴汝父同餐。免致肴蔬皆冷。怨我不情也。昂周知彼有事在胸。急於歸面其母。遂亦不作委蛇之留。因送之於門。

珍重而別。靜怡乃冒風雪而寧家矣。

靜怡歸後。晤其母于孺人。舉其事之顛末以告。孺人嘆曰。晚近世風淺薄。較及錙銖。乃有若是輕財好義之人乎。是真罕覯者矣。但吾家無端受此厚施。其將何以報之。靜怡曰。朋友本有相恤之義。母亦無所用其不安。至於報稱一層。則俟有機緣。再當努力。今茲吾母子之所能對彼者。只有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孺人領首曰。汝言亦是。茲事只能遲以有待。今之所亟亟者。則費有所出。汝宜摒擋爲就道之計矣。惟當此青年有爲之時。不克奮其鵬圖。而甘爲螻屈。家計累人。傷哉吾兒也。靜怡曰。得失有命。兒殊不以此介意。惟拋母於家。子身遠出。問心殊難即安耳。此一段淒然戀別之概。亦足徵其慈母孝子之概。過數日後。靜怡乃別其家鄉而去矣。

第二章 士爲知己者用

光陰忽忽。過而不留。自靜怡假金於勗周。離鄉就館以後。至是又數年矣。此數年之中。靜怡視田所收。尙屬不惡。又復究心經世之學。著之於篇。崇論閎議。發古人所未

券。售之書肆。頗得善價。己則惡衣菲食。不肯妄費一錢。其母于孺人。亦善體厥子之心。持家以儉。處躬以約。以故囊篋之內。至此頗有蓄餘。後靜怡以歸鄉省親之便。返二百五十金於勗。勗周雖知其銖積寸累。此數殊不易致。今一旦彌其欠欸。殆又將囊橐蕭然。念不欲受之。又知靜怡孤介之性。非口舌所能爭。於是不得不抑其本懷。勉強承受矣。夫靜怡以克苦所得。處境既較前爲豐。彼勗周者則何如乎。是不可同日語矣。蓋勗周既捷秋闈而折桂。旋又登春榜而看花。文章有靈。揚眉吐氣。椿庭色喜。親友趨承。此固科舉時代。大丈夫得意於時之所爲。而足酬其窗下之辛勤者也。惟惜殿試名次較低。爰授知縣。簽掣粵東。雖未得清要之職。然一旦赫赫爲百里之侯。固亦儘足自豪者矣。從來翰苑清苦。部郎閒曹。兼以身居京華。復多酬應。彼富者尙可播拄。在寒儒則將拮据百端。抱不可告人之痛。以故榜下之新貴。多有視留京供職爲畏途。而目外放爲得意者。蓋以手握一邑之權。儘可民脂民膏。恣爲搜括。任滿之後。無難腰纏纍纍也。使在此腦滿腸肥之輩。觀於勗周之所遭。且將欣然義

曰。班生此行。又何異登仙也乎。

惟是勗周之心理。則與此大相逕庭。蓋彼履厚席豐。家道殷實。兼之簪纓累世。初不介介於一官。以視彼囊牖繩樞之子。傲倖釋褐登庸。矜爲升官發財之捷徑者。其胸襟志氣。殆有判若霄壤者矣。况乎太守公高年多疾。尤不樂遽離膝下。宦游遠方。欲迎養任所。則舟車勞頓。水土異宜。在在咸爲牽掣。而家事夥頤。需人總攝。若父子俱去。殊乏可以寄託之人。以此種種之不便。勗周乃思以親老爲辭。抱不肯赴任之心矣。

無奈太守公殊不以此爲然。謂汝讀書十年。所爲何事。今幸賴天恩祖德。脫穎而出。則移孝作忠。正在今日。至於家事優游。余儻可臥治而理。汝若能政績良好。名聞當世。則余心之嘉慰。較之追隨杖履親承色笑多矣。蓋凡事均當從此處着想。勿徒拘拘於末節也。勗周秉此庭訓。只能抑其本志。勉強之官。惟置老父於家。撫衷終覺歉仄。乃併留其妻子。以爲代已事親之計焉。

夫榜下即用之縣令。到省即可懸牌握篆。斯固往昔宦場之通例也。是則勗周聽鼓粵東。不患無官作矣。但勗周雖不患無官。而殊以未常閱歷輔佐無人爲患。頗思得相當之臂助。用寄腹心。輾轉思維之下。遂爾及於靜怡。念彼雖與我同爲書生。但在外閱歷數年。見聞當較博洽。且觀其著述。於吏治民生刑名錢穀之學。率皆有所研究。坐而言者。未必不能起而行之。况彼之性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有所委託。決無僨事之虞。吾若求助於彼。彼必殫盡心力。爲吾籌畫。而吾之信彼。且較勝於自信也。於是函招靜怡。詳陳一切。靜怡對於勗周。久懷知己圖報之念。今彼既爲將伯之呼。當無不諾之理。遂辭舊日之居停。束裝而返。其母于孺人。亦以盡心竭力用報知己勗之。數日以後。二人遂携其僕從行李。相將而之粵東矣。

抵省以後。未及逾月。勗周已奉上游之命。權某邑之篆。是邑繁劇。號稱難治。守其土者。才具稍絀。率未易措置裕如。大吏見勗周壯年英發。頗露鋒鋷。乃思以此試之。勗周奉命以後。詢諸僚案。知是邑夙稱棘手。遂有躊躇却顧之意。靜怡曰。古人有言。不



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徵利器。今得是邑。吾輩正可藉此一試身手。用博旁觀者之擊節。君何緩爲。勗周聞言。爲之意解。遂有有恃無恐之概焉。

蒞任以後。一切政務。雖曰勗周總持於上。幕僚參贊於下。而握其樞紐。平停以解決之者。靜怡實操泰半之權。蓋勗周之委任靜怡。實不啻齊桓之信託仲父。縱臨民蒞政。不能假手於人。而指示機宜。決定從違。儼然有著龜之賴。靜怡亦感切知己。勞人弗辭。何事當興。何弊當革。見之所及。立即行之。一年而後。廢者舉。害者除。邑事煥然改觀。凡所措施。雖不能盡人而悅。但蚩蚩者氓。則皆感恩戴德。謳頌弗衰。大有叔度來暮之嘆也。

勗周靜怡二人。雖曰金石同堅。沆瀣一氣。居心則光風霽月。處事則玉潔冰清。決不以一人爲官。一人入幕。而變其夙昔高尚淡泊之志。但此等之胸襟志氣。不能責望於人人也。彼碌碌之幕僚。與瑣瑣之戚畹。相從而來茲土。率皆抱一求富之心。若凡事皆弊絕風清。則苞苴將何緣而至。利之不集。所爲何來。誰爲爲之。而至於此。以故

當勗周靜怡二人。方相與欣欣色喜。慶其舉措之有成。而不知餘人多相對愁嘆。爲之蹙額顰眉不置矣。

從來小人與君子共處。惡其不便於己。勢成冰炭也。則其所以對待之者。厥有二法。一則排之使去。一則使之同化於己而已。蓋排去之。則障礙自除。同化於己。更可使爲我用。至於二法之中。從事選擇。則亦因勢以制宜。良以小人之作惡。亦必有相當之才具也。此時縣署之中。有掌刑名者錢某。上游之所薦也。有司會計者黃某。與勗周有葭莩之戚者也。二人氣味相投。結而爲黨。其共同之目的。均在擅作威福。擇肥而噬。以彼等之狼狽爲奸。自揣朦蔽勗周。儘可綽有餘裕。不料無端來一靜怡。從中作梗。隨事留意。心細如髮。知無不言。言即中肯。而勗周信任之篤。又復遠過他人。片言之力。即可爲之左右。於是錢某黃某對之躊躇却顧。未敢肆行。每當與靜怡晤對。乃不啻芒刺之在背也。薰蕕共器。胡可以久。而錢某黃某。乃思所以對待靜怡之法矣。商榷之結果。僉以居停信任方專。倚彼如左右手。排而去之。在勢匪易。觀彼之僨

強難近。未必居心與我輩爲難。特食古不化。深中書毒。挾有腐儒之氣味耳。吾輩若向彼示意。以利歆之。未必不俯首而就範也。彼若欣然來歸。則凡事吾輩食肉。令彼啜羹。亦不虞其分利。况不幸情事發覺。彼尙可彌縫其間。而爲吾輩分謗也。議定之後。二人頗沾沾自喜。以爲所事無不入彀矣。不意乘間以言相餌。語未及終。靜怡已嚴辭揮斥。拂袖而去矣。

嫌隙既種。讐視愈深。此時二人之心理。對於靜怡。益如骨鯁在喉。必吐棄之而後快矣。斯亦無怪其然也。蓋同化之法。既屬不行。則繼而行之者。僅有排而去之之一法。在否則我不謀人。人且謀我。從來雙方居於對抗之地位。其彼此之勢力。當然互爲消長。決不能共立於水平線以上。使之保持以久存也。無如去靜怡之念。雖決。而進行則又有甚難者。良以欲去靜怡。必先淆勗周之聽。使二人不相水乳。而事始可奏功。今則二人一德同心。毫無罅隙可入。兼之靜怡守身如玉。無瑕可尋。縱欲媒孽其短。亦殊苦其難於措辭焉。

從來小人欲陷人於不義。則必揣己之嗜好。設爲陷阱。使人躬蹈其樊。然後再引繩批根。加以詆毀。則不患其不振振有辭。此正世俗所稱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者也。錢某黃某既思有以傾陷靜怡。則耗其心血。絞其腦汁。潛搜冥索。必期得當而後已。思量之結果。則咸欲以冶遊之事。蠱彼靜怡。蓋以女色爲人類普通之嗜好。固較其他易於入彀也。

珠江風韻。豔絕一時。且其香巢所託。不在陸上之洞房。乃在水中之畫舫。鬢影衣香。與波光相掩映。見者輒心醉不能自持。此正昔人詩中所謂居然花四壁。宛在水中央也。錢某黃某固皆具有登徒之癖者。以己度人。謂靜怡必有同嗜。特以窮措大未常涉足花叢。故貌爲馴謹耳。使彼登金迷低醉之場。睹酒綠燈紅之盛。目貽不禁。癡澤微聞。其不夢魂顛倒者幾希。若更授意於妓。使出其擒縱之術。以相籠絡。必更當拜倒石榴裙下。流連忘返矣。屆時再從而排擠之。又何患其計之不獲售耶。未幾。至錢某懸弧之日。署中同人。皆釀金設筵爲壽。靜怡雖與彼不甚投愜。然此照

例酬應之事。當然亦不能自外。二憾私相計議。曰。欲陷彼者。此其時矣。於是晚筵設於花舫之上。大招諸妓侑酒。他人事先皆知之。惟靜怡獨否。蓋受二憾之囑。不肯滋爲多口也。雖餘人與錢某黃某。未必沈瀟一氣。但世俗之好惡。率皆喜便佞之徒。而憎矯矯自好之士。則諸人之親二憾而外靜怡。殆亦流俗之恒情。而無足爲怪者矣。屆時錢黃二人。邀靜怡就飲於外。靜怡果面有難色。黃某曰。署中煩囂。殊不足以容雅集。故設筵船上。以永今宵。君若不去。則晉霞觴而少一人。豈不敗人清興。錢某曰。以君高雅絕俗。對此月白風清。放乎中流。淺斟低酌。正所謂雅人深致。君若戢足弗往。則吾輩塵容俗狀。未免辜負此席。坐令風月笑人矣。

夫靜怡之於此輩。固屬不相水乳。然亦不肯崖岸過高。拒人於千里之外。况乎放棹中流。舉杯對月。良宵美景。頗可一滌凡襟。靜怡遙想之餘。亦不禁爲之悠然神往。兼以巧言如簧。洋洋盈耳。在理在情。均難固却。至是乃不得不允其所請。勗周以體制攸關。當然不與。比至黃昏之後。皆肩輿以出城闌。行行而前。爲途弗遠。已相率而抵

於舟次矣。署中諸人私遊於此者屢矣。固皆司空見慣。了不爲異。而靜怡抵此之後。未常輕出署門跬步。則今夜來此。實爲破題兒第一次也。但見燈火通明。有如白晝。上映星斗。下印波濤。恍如入不夜之城。而遊上元之市。諸舫環結水濱。有如曲廊洞房。一望無極。其藻飾之華煥。幾有令人目迷五色之觀。覺昔人所稱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猶未能爲之形容盡致也。

靜怡一見之下。深以爲異。蓋不謂其富麗繁華。一至於此也。當時衆人搶攘。聯袂而登。靜怡只得亦步亦趨。踵諸其後。則見己所登之舟。巍然較他舟爲鉅。內中鋪陳。華煥無比。珠燈銀燭。耀眼生輝。且含笑而承迎者。皆粉白黛綠之姝。爲數可以十計。靜怡出不意。幾於却步而走。黃某前而笑謝曰。今日因錢兄華誕。爲樂宜豪。故爾招花侑酒。以鼓舞一時之興趣。恐君不以爲然。因未敢預先奉白。今君既來之。則安之。諒無岸然獨返之理。且古人有言。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似此等逢場作戲。原自無碍大雅。想君春風之度。當不能絕人過甚也。於時他人亦多把袂牽衣。代爲解說。靜怡至

是亦祇能隨遇而安矣。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綺筵初張。月華漸上。斯時鬢影衣香。與旨酒佳肴之馨。同使人醺然入醉。諸妓又皆以次曼聲清歌。亦有搊簫管以和之者。但覺水韻歌聲。月光燈影。幾於融成一片。人當此時。其不逸興遄飛者。殆亦寡矣。於時侍靜怡之妓。綺年玉貌。嬌小玲瓏。年雖穉。頗工媚術。時時淺笑輕顰。向靜怡作眉語。一若含有無限深情者然。靜怡亦若有意若無意。略與酬應。錢某黃某窺伺之餘。彼此以目示意。意謂彼書痴殆已墮吾術矣。

飛觥拇戰。譁呼叫喚。亦有擁妓於懷。向之囁語。於時諸人醜態。率皆流露無遺。而錢某黃某。雖藏機詐之心於中。但爲酒色所迷。亦復快意當前。忘其所以。於是引觴作鯨吸。與妓通款曲。不復顧及靜怡。比至夜已逾半。諸人則多醉眼模糊。醉語啁啾。幾喪失精神之常態。留宿妓船者有之。嘔吐狼藉。扶掖登輿者有之。間有一二略爲惺惺者。此時始覺不見靜怡。乃詢之舟人。舟人曰。追待斯時耶。返署蓋已久矣。當臨行

時。禁余等勿對諸公言也。

一場妙計。竟爾成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正所謂庸人徒自擾耳。蓋自是以後。靜怡對彼二憾。益復疏遠特甚。至宵宴畫舫之事。竟絕口不道隻字。似自始未有其事者。二人亦覺面目無光。語言寡味。因之睹靜怡之面。即形跼蹐難安。但其憎忌之心。較前乃愈甚矣。

未幾。邑中有富豪。爲人所誣搆。坐困囹圄者。錢某經手是案。已勘明此中情節。深明兩造之是非矣。特以機有可乘。不肯輕易放過。乃遣人諷示富豪之家。使之納賄於彼。則將代彼立爲昭雪。不意富豪之家。自恃理直氣壯。竟靳而弗與。且出惡言。錢某啣之。則將羅織其獄。用抒己憤。後此案文件。爲靜怡所覩。則搖首吁氣曰。某人冤也。於是力言於錢某。請其平反是獄。錢某力持不可。則相與爭於勗周之前。靜怡侃侃陳辭。悉中肯綮。錢某已乏抗辯之餘地。則冷哂曰。某人以殷富聞於邑中。君欲一舉手而脫其罪。獨不畏人之多口耶。靜怡夷然曰。此事但當問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富

不富。如其冤也。雖陶朱亦無死法。如其不冤也。雖失齊亦無生理。吾輩執法之人。安可胸有成見。凡事求其心所安而已。人之多言。違足爲恤。或有目吾愛彼之賄。代爲說項者。吾亦弗顧矣。

勗周此時。業已審理度情。了然明其曲直所在。則居間排解曰。從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二君之爭。要皆出於爲公之意。特見地不同耳。此案吾將靜氣平心。自行辦理。二君可以休矣。此一場之爭執。至是始行化解。但對於主張之當否。竟爾莫贊一辭。逮至此案判結之時。富豪宣告無罪。當堂釋放。於是人競頌邑宰之賢明。有如虛堂之鏡。殊不知爲之指示者。乃大有人在也。至錢某主張失敗。其心中憤恨蓋萬狀矣。錢某此時。以一面見屈於靜怡。一面不信任於勗周。既慚且憤。必思有以報之。而後始快於心。無如靜怡立身處事。恰似天衣。無縫可尋。而彼又與勗周。洽愜無間。讒毀之言。殊苦無從而入。思而不得其法。則就商於黃某。黃某曰。吾亦憾彼深矣。但欲蹈瑕抵隙。而後排斥之。吾恐將等於黃河之清。非吾輩所能俟矣。今日之事。勢須加以

誣陷。始能奏功。吾於此事。蓋已思之爛熟。無以復易。未識君亦以爲然否。錢某頷首曰。君言殊能中肯。但誣陷之法。亦必須輕描淡寫。不著痕跡。始足以得居停之信。否則無因至前。驟加詆毀。將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吾輩縱智盡能索。未必能問彼無疑之主也。

黃某曰。此事吾亦業有計畫。蓋前此某富豪之獄。彼斷斷爲之力爭。始得逍遙法外。在彼雖強預人事。處心無他。但自跡相觀之。已不能使人無疑。吾輩得此罅隙。即可因以爲緣。而搆成彼之罪狀。又何患其無因而至耶。錢某聞之。極以爲然。乃請教其所以搆陷之法。黃某曰。凡事無徵不信。吾意造被受賄之證據。始可邀居停之信。未識君能模仿其字否。錢某頷首示可。黃某喜形於色曰。若是則斯事易舉矣。蓋仿彼字箋。造爲受賄之箋。潛行獻之居停。勢處疑似之間。當然不能質問。既有猜疑之念。橫亘於胸。則主賓決不能如前此之契合。斯時吾輩再從旁排擠之。彼又安能久於其位哉。

在黃某口講指畫。方自以爲算無遺策矣。乃錢某聆悉之後。以目視地。半晌無言。黃某不耐則叩之曰。君以爲斯計可行否。抑或未能愜君之意也。錢某仰首報之曰。君計尙屬中肯。可以行之。惟大綱若此。細目則仍須斟酌。蓋造彼受賄之箋。第一須鈐彼慣用之圖章。始足以堅人之信。斯事可賄其僕爲之。至投此箋於居停。亦須泯然不着痕跡。否則且將啟疑。且事先尙須散佈流言。以爲此事之張本。如是則前後打成一片。彼自罪狀確鑿。而無所遁逃矣。

夫以如是之居心。不可謂不險。然其所設之計。亦不可謂不工矣。芝蘭不容於荆棘。鳳鸞見逐於鴟梟。自古已然。於今爲烈。斯事又安足怪耶。時則黃某聞悉之後。讚服不置。謂如此縝密精詳。實非己所能及。足徵人凡作一事。必有其相當之才具。始能計畫週密。如所謂盛水不漏也。錢某聞此推崇之言。亦拈其鼠鬚。作鷓鴣之笑。意頗自許爲老謀壯事者。於是此二憾再經幾許之推敲。始將傾陷靜怡之謀。完全決定焉。

數日之後。有一種流言。散佈於署中。所謂流言者伊何。則即傳信傳疑。謂署中有人受賄是也。言者紛紛。轉相傳述。勗周執役之親信者。則居爲奇貨。潛以相報。勗周聞悉之下。頗爲惱怒。蓋以己清廉自矢。嚴絕苞苴。不謂署中乃有此不肖之人。爲己操行之累也。因乘間言於靜怡。爲辭頗憤。請其代爲偵察。靜怡曰。此言吾亦聞之。且嘗從事研討。覺其事殊屬子虛。蓋署中既未必有受賄之人。而近日亦無可以受賄之案。兩相對勘。殆屬一種無稽之談。語云。流言止於智者。願君持冷靜態度。而勿爲此說說所中也。勗周聞靜怡作此淡漠之言。一似無關痛癢者。當時口雖唯諾。而意中則不以爲然。良以受此意外之衝動。中懷殊感不安。必欲一知其究竟以爲快。斯時有勸其置而不論者。固非其所樂聞也。

勗周既纏此事於胸。總覺排之弗去。但欲行偵察。苦乏端倪。亦只得暫爲擱置。以俟機緣。一日方獨在簽押室中。批閱公牘。忽黃某躡足以入。低聲而言曰。茲有要事。不得不以之奉聞。勗周睹此詭秘情形。頗滋駭怪。則置公牘不閱。而詰之曰。有何要事。

乃值得如許張皇。黃某復囁嚅而言曰。數日以來。署中非人言噴噴。謂有受賄之事耶。茲於無意之中。獲得類似之證據。雖未悉其事確否。然亦未敢闕而不言。良以茲事關係甚鉅。固足爲公盛名之累也。勗周聞此言。心房不期躍然而動。載驚載喜。急欲知其主名。則曰汝速出其證據。容我詳之。黃某則取一團緞。並爲墨瀝所污之箋。呈諸勗周之前。勗周視之。則見箋上僅有二語。爲歛已照收。事決無誤。署歛爲雲泥二字。下鈐一圖章。文曰勤能養拙。勗周一閱之下。覺疑雲佈滿胸中。其起伏變幻。蓋萬狀矣。

夫靜怡之字跡。勗周知之。靜怡慣用之圖章。勗周亦知之。至於靜怡之品行操守。勗周則尤知之。若是則事之矛盾。殆未有更甚於此者矣。謂其事而僞耶。則箋固赫然呈於目前。而字跡與圖章之中。固宛然有一靜怡在也。謂其事而真耶。則何以解於靜怡平昔之品行操守。勗周此際。乃若人徬徨於歧路之中。罔知所釋。良以知人則哲。臨事不迷。隨感而應。當機立斷。必明睿非常之人。始足語此。固不能以之責望於

鬲周也。

黃某在旁。見鬲周沉吟無語。中懷亦頗爲忐忑。在作僞之人。未有不虞其事之敗露者也。有頃。鬲周始目視而詰之曰。斯紙汝從何處得來。黃某曰。清晨核算帳目。不幸將某處帳單遺失。搜於署中公用之紙簾中。無意中獲得此箋。其始本爲紙團。舒而觀之。乃悉。意或書者不謹。爲墨藩所污。遂棄之。而另書耶。鬲周頷首曰。以理測之。殆屬近似。然汝亦當審視其筆跡。此箋果類署中何人所書乎。黃某搔首曰。是則非余所能臆斷。且此事煞有關係。固不能妄加揣測也。鬲周曰。汝言甚善。會常容我仔細思之。黃某乃唯唯而退。鬲周對於此事。獨居深念。反覆推敲。朦蔽終爲理智所戰勝。知必有人設計傾陷靜怡矣。夫以友朋贈與。尙不肯受。亡父遺債。誓必償之之人。而顧謂其肯於受賄耶。雖世有作僞之君子。昭昭中節。冥冥墮行。然以之擬於靜怡。固不類也。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是必有人嫉其翊介。而乃出此鬼蜮之行也。此雖由推想之結果。知此箋之必出僞託。然欲勸破其中秘密。知造意者果屬何人。

尤必需事實之證明。始能信而有據。若謂事出黃某耶。則彼雖有此作惡之心。未必即有此之才以濟之。蓋箋中既不明言其事。而口中復不指實其人。但使與靜怡夙稔者觀之。已足使其被莫大之嫌疑矣。似此等佈置巧妙。使人易於墮入術中。殊非膚淺之人所能辦到。况黃某拙於書法。靜怡之字跡。決非彼之所能仿效者也。是則暗幕之內。必另有主謀之人可知。惟欲不事聲張。覓一相當線索。以勘明此中之真相。必如何措手。而始能得當於其間也。

勗周沉思有頃。忽恍然若有悟曰。得之矣。蓋彼以靜怡以一謹小慎微之人。其緊要之圖章。決非他人所能竊用。是則茲事。必牽涉其貼身之僕御。可無疑義。即此一隙之明。加以推勘。則斯事當不難水落石出。勗周既有成見。則不露聲色。靜行處理他事。直行夜深之際。署中之人。十九就寢。始將靜怡貼身之僕。喚至簽押室中。屏去他人。獨加鞫訊。始則恫嚇。繼則誘導。蠢彼小人。何能當此。於是乃將錢某黃某行賄於己。令其竊用圖章之事。爲之合盤托出矣。

罪人斯得。勢不得俾之少留。在此事發現之翌日。黃某與靜怡之僕。均絕跡於署中矣。黃某恃葭莩之情。當臨去之頃。尙推其過惡於錢某。宛轉乞憐於勗周。勗周毅然不爲動。彼始嗒然若喪而去。當其悔其爲謀之拙也。惟錢某爲上峯所薦。顏面攸關。未便遽下逐客之令。則姑爲擱置。俾其自辭。良以情事暴露。同謀已去。彼當然無顏久於其位矣。

靜怡此際。尙茫然如在夢中。彼蓋以君子之心待人。謂彼此雖臭味參差。亦不過各行其是。萬不料人心險詐。有如蛇蝎。其傾軋一至於此也。逮至其慣用之僕。突然忽被撤換。中心不能無疑。詢之他僕。則語皆含混。莫能道其所以然。但云事出本官之意。彼蓋與司會計之黃君。今日同時出署矣。靜怡聞之益疑。知此中必有委曲。乃俟晚間與勗周獨對之際。加以諮詢矣。

勗周聞之。不禁蹶然而笑曰。君乃留意及此耶。不知此中之事。尙大有牽涉於君也。微君之問。吾亦將有以告君矣。靜怡聞此。愈爲惶惑。亟叩其所以然。勗周笑而不言。

取箋示之。靜怡閱之大詫。不期以手擊案曰。斯箋也。果胡爲乎來哉。且其字跡。肖我殊甚。而圖章則固我之圖章也。是豈有人假託我之手跡而爲此乎。尙望君詳以語我。勿使人難於捉摸也。

靜怡言時。其一種急遽之情。盎然溢於顏面。蓋以推想之力。於此中情事。業已思過半矣。勗周至此。始將前後情節。一一加以覆述。靜怡聞畢。乃慨然而嘆曰。有是哉。人心之難測也。吾自問與彼二人。並無深讐宿憾。即偶有乖忤。亦因公務而不涉於私。奈何竟處心積慮。加以誣陷。一至於此耶。人心險惡。毫無道理之可言。則甚矣涉世之難。舉足皆成荆棘。人苟直道而行。殆凶者不被人嫉視矣。靜怡言時。疾首蹙額。蓋有慨乎其言之也。

勗周曰。從來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於心。不現於色。故以彼二人之包藏禍心。排擠善類。事先余亦漫無覺察。直至情事發覺。乃自悔其見事之晚也。夫彼等既甘出此卑鄙之行爲。則平日之居心行事。必屬毫無忌憚。慮君事先之爲梗。而事後

之發其覆也。則必去君以爲快。良以君子小人。難於並立。殆已自古迄今。如出一轍矣。

自是以後。靜怡對於勗周。愈深感激。其治公益黽勉從事。勞怨弗辭。庶期聊盡寸心。無負知己。至彼譁張爲幻之錢某。知所謀已洩。難以自存。早已託辭而去。於是政教大行。化成俗美。縣中治績。屹然爲全省之冠。彼靜怡勗周二人。殆所謂賢主嘉賓。相得而益彰者矣。

第二章 鷓絃斷而靈椿萎

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蓋謂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而不容以或揜也。彼勗周得靜怡之助。卓然爲當世之賢。有司大吏課績。以報最稱。於是優予奏保。辭以直隸州錄用。先調權某處。同知之篆。上峯之刮目。可謂極矣。靜怡亦私衷自慰。以數載以來。襄理一切。幸無隕越。博得陞遷。庶幾可告無愧。於時勗周當交卸離任之際。士民之殷挽留。乃幾至於攀轅臥轍也。

光陰荏苒。有若逝波。自勗周蒞官於外。蓋已數年於茲矣。雖家鄉之魚雁時通。而老父之音容莫接。其盤旋心曲。杌隤而感不安者。殆與日而俱積也。徒以在官言官。未便輕離職守。只能暫抑本懷。用待後日。今幸甫卸舊官。未赴新任。在此進退稍有餘裕之際。儘可向常道陳情。請假數月。歸家一覲老父。用伸數年來渴慕之私。因以此意商諸靜怡。靜怡則以爲實獲我心。極端贊許。良以彼之思母。乃更甚於勗周之思父。惟以知己情殷。相倚如左右手。而老母來函。又勗以報稱良朋。勿以家事爲念。是以歸鄉省親之言。未忍遽出諸口。今幸勗周與有同情。可以聯袂返里。其中心之喜慰。蓋可知矣。

夫此等之陳情。勗周得常道之允許。良以宦途之中。人多於鯁。墜鞭折軫。捷足爭先。從未有恬退自甘者。今以現任之吏。而忽有請假之舉。上峯正可藉此調劑他員。又烏有不允其所請者耶。迨經報可之後。靜怡勗周。均覺欣慰異常。於是以出岫之雲。轉而作歸林之鳥矣。

携其僕從。載其囊橐。水舟陸車。返厥故里。此時二人心中。似載一腔和悅之氣。難以言語形容。蓋一則寤寐縈懷之家庭。覺其漸行漸近。老親無恙耶。家人如故耶。琴書似舊。松菊猶存。遙想蒞止之時。其歡愉當不知至於何許。一則數年以來。官事鞅掌。憧憧終日。頭腦爲昏。今忽恢復其自由之身。有若閒雲野鶴。其一種灑然自得之趣。乃不啻沉疴之脫體也。以故二人馳驅路上。載笑載言。頗不以况瘁爲苦。良以有熱烈之希望。橫亘於胸。自不覺長途之寂寞也。

從來風雨陰晴。恒有予人以不可測者。天道若此。人事亦然。彼勗周離鄉背井。數載於茲。今以思親之心。竟出棄官之舉。則其孝思之肫篤。固當上邀天鑒。予以厚酬。使其家人團圓歡聚。始協於理而愜於情。不意造化顛倒。衆生固不必擇善而福。彼顏子貧且夭。盜跖富且壽。成例昭彰。下此更何論哉。故勗周之家庭。此後將罹於怨慘之境。而疾風勁草。始見靜怡能生死不渝者也。

屈指行程。已逾強半。但覺故鄉雲物。漸即漸近。此時二人心中。彌復樂趣盎然。萬不

料靈耗之來。已逐影追蹤。突兀而至。是則人生世上。一切吉凶悔吝之事。在分秒以前。亦不能得其朕兆。而人類乃沾沾然自矜其智。常欲奮其心思才力。以與造化爭衡。則其不知度德量力。殊覺可笑而可憐也。嗟夫。由我者吾。不我者天。彼昌黎韓氏。其知之矣。一日薄暮之時。投於逆旅。行裝甫卸。征塵未洗。勗周靜怡二人。方相與徜徉於廊下。以自甦其久困輿中之足力。斯時忽有一人。形色倉皇。急息而入。勗周視之曰。噫。此余家中之舊僕也。胡爲而至此。靜怡亦愕然稱異。僕至前爲禮後。即喘息而言曰。此行適有天幸。乃覩吾夥伴於店門。匪則且與主人交臂失之。吾又將奔波而前矣。

勗周曰。汝此行乃爲覓吾而出乎。家事如何。主翁無恙耶。僕受此詰問。形容踟促。欲吐仍茹。似吶吶未能出口者。勗周觀此。似已知其賁不祥之消息以來。急汗不期自髮際沁沁而出。乃頓足而呼曰。天乎。詎吾父有何變故乎。若然。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吾將何以視息於人世間乎。斯時僕見主人。急遽若此。則亦力揮而言曰。主翁尙

安。勗周瞠目曰。然則汝將告我而復止者。果屬何事。僕尙嘖嘖未卽有言。靜怡牽勗周之袂曰。此非談話之所。吾輩至室中。俟彼陳述未遲也。

天災流行。何時蔑有。嘉興不幸。適罹此厄。於是死亡者。日有所聞。彼勗周之夫人。亦櫻時疫而歿。太守公以勗周宦游於外。冢婦忽爾云亡。兩孫雖出就外傳。一旦驟失其母。竟無卵翼之人。其中懷之憂戚。蓋可想像而得。况近方爲國鈞議姻於世族。業已有成說矣。乃遭此意外之變。嘉禮變爲喪儀。尤足以生人之愴惻。暮年之人。何堪當此。遂亦輾轉床褥。病莫能興。至此而偌大之家庭。遂有類於脫骨之扇。因不得不遣急足。往告於勗周矣。

於時僕人入室之後。乃將家中所遭蹇運。撮要以述。勗周聞之。不禁悲從中來。不能自遏。蓋旣哀髮妻之亡。伉儷永訣。復傷老父之疾。風燭堪虞。恍惚之中。似已覩家中衰慘不堪之象。於是兀坐無言。潛然泣下。靜怡亦爲唏噓不置。但死者不可復生。病者亟宜奔視。乃不得不婉言開導。勸勗周善保其躬矣。

前此二人之行程。似爲一團冲融和悅之氣所籠罩。舉凡眼前所見之物。如山光水色。鳥語花香。若咸足助人興趣。有怡然自得之感。今則無端盡耗。天外飛來。不惟當境之曷周。五內如沸。痛徹心肝。即在旁觀之靜怡。念良朋宦游數載。甫得言旋。乃未享家庭之樂。先墜悲慘之淵。天道茫茫。無從置問。亦復扼腕興嗟。不能以已。於是此二人者。遂咸有看花灑淚。聞鳥驚心之感焉。

事出非常。兼程而進。此時在曷周之心理。恨不得昔人縮地之法。而後始快於心焉。無如道路之爲物。太屬無情。雖以人之汲汲皇皇。初不肯爲尺寸之減。即在一草一木之微。勢當經過其前者。亦不容人之稍行脫畧焉。雖然。難度之晷刻。其終也亦復得度。難達之行程。其既也亦罔不得達。於是在此焦灼熬煎之中。二人亦復寧其故宇矣。但靜怡之歸也。老母康健。妻子相迎。前此襁褓之兒。至是已能牽衣呼父。家人團坐。共叙離悰。其融融洩洩之樂。爲何如耶。但語及曷周之所遭。亦復爲之惆悵不已。良以在昔曾受其德。一家均感切五中。今覩其權此不幸。則愴惻之情。發於肺腑。

實有不容自己者也。

從來厄運逼人。儼似偏師襲敵。微倖獲勝。因遂猛進不已。毫無憐恤之心者然。而身當其衝者。乃有不勝其酷者矣。此次昶周之返里。既抱鼓盆之戚。則其遭際亦云蹇矣。不謂事變之來。乃更有出人意外者。則太守公又復以疾而下世矣。以理而言。太守公雖痛家門之不幸。臥病在床。但今覩昶周之歸。亦可轉憂爲喜。收涕以忻。則病或能日有起色。不謂高年之人。難堪此惡境之磨礪。兼之壽元已盡。真氣潛消。藥石無靈。日即縣懅。其終也。遂奄然化矣。

夫死者一瞑不視。脫離五濁之世。返乎冥漠之天。撒手塵緣。乘化歸盡。則已絲毫無復痛楚。所難堪者。惟生者耳。彼昶周風塵勞頓。搶攘歸來。哭妻之淚未乾。又復繼以哭父。此真昔人所謂。鎮日以淚洗面矣。雖復家貲饒富。措置裕如。經濟上不感若何之痛苦。而精神上之瘡痕。則殊無法加以療治。昔孟子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列於三樂之首。洵哉其有見也。

斯時表同情於勗周。予以極端之贊助。並予以極端之勸慰者。不問而知爲靜怡矣。勗周此時處茲偌大之家庭。乃有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之感。彼僮僕無論矣。即所生之二子。雖已非復幼稚。洞曉世情。然皆佻達自恣。初不解其喪祖喪母之痛。兼與其父睽隔數載。今日一旦歸來。乃如陌生之人。望望即去。不相親附。於是勗周自咎其數載服官之非。坐使垂暮光陰。不獲侍奉老父膝下。致抱此終天之憾者。只能握手流涕。與靜怡相告語矣。

第四章

憂忿叢集中之匿名書

凡人立身於天地之間。不惟榮枯得失。渾無自主之權。即在出處之間。亦復不能從心所欲。即以勗周而論。當榜下之授官也。本欲以親老乞養爲辭。未常縈心於利達之事。顧老父不許。親命難違。亦只得抑其本懷而就道矣。今則循聲卓著。漸陟升途。拾級而上。固意中事。不意命途多舛。竟丁外艱。九萬鵬程。爲之頓挫。在勗周哀毀之餘。固未常興念及此。然旁觀者觀其罹此鞠凶。宦游爲之中輟。乃多代爲扼腕不置。

矣。

此時不惟昶周守制終喪。即靜怡亦復韜光養晦。蓋匪獨矯矯之性。不樂求價而沽。即高堂鬪別數年。亦欲侍奉膝前。稍盡人子之道。兼以生平之良友。塊然在憂恤之中。每當晤對之時。輒戚戚無以自遣。形容枯槁。精神茶然。靜怡苦口瘡音。反覆開導。昶周雖面頷之。而悲思終不爲之少殺。靜怡覩此情形。亦殊不忍捨之而去。所幸屢年積蓄。足供饘粥。無復朝夕之憂。此則靜怡借昶周過返之後。亦殊未出里門一步也。

昶周返里之後。其妻已亡。爲時未久。其父復歿。人不幸而值此等之境遇。當然不復顧及他事。以故數月以來。不惟家務未常綜覈。即在二子之課程。亦復不遑問及。一日心緒少甯。呼之來前。叩以所學。二子輒枝梧其辭。不能侃侃而對。昶周不悅。命取所爲詩文課本以進。則釘餽滿紙。不堪寓目。及觀師所批改。亦僅潦草塞責。不求甚解。昶周怫然曰。國鈞已將弱冠。國衡亦逾舞象之年。汝輩造詣乃竟如是耶。夫此數

年之中。我固在外無能兼顧。汝祖父則高年頤養。亦無暇加以督責。但汝輩竟了無長進。自甘學殖荒落。若是耶。是真非余所及知矣。勗周言時。怒氣拂拂。不可嚮邇。二子聞乃父譙讓之語。率皆滿面惶恐。俯首至臆。不能再置一辭焉。

既責二子之後。復以所延之師。虛糜青年之寶貴光陰。不能循循善誘。坐視其學業荒廢。至於若此。亦殊非所以爲人表率之道。因乘間致辭。用致不滿之意。雖所言含蓄。然聞者固已了了於心。不意此公性情高傲。聞勗周之言。他顧而哂。其一種鄙夷不屑之態。殊使人難以爲情。勗周覩此。知其含意未伸。固亦默默無言。聽其若何置答焉。

師曰。從來學業之事。授者固宜盡心。而受者亦宜努力。雙方合作。始能日進有功。二者之條件。苟缺其一。則非他一方所能獨力而奏效。君十年讀書。曾膺科第。乃此道閱歷中人。當能領悟個中旨趣。余之設帳君家也。爲期不過一載。前者之師。因何而去。亦既微有所聞。先尊公愛孫情切。晤面之始。即殷殷致囑。謂一切教授之事。寧寬

勿嚴。在師既可節劬勞。即徒亦易於領悟。彼希求速化。督責過甚。致戕賊少年之天性者。余所弗取也。君試思之。近者師道凌夷。不過依人宇下。居停之意見。既已若此。余又安能斷斷致辯。當時亦只有唯唯而已。授課之後。少覘二公子之所學。並就書理文義。加以諮詢。始知姿質聰穎。實在中人以上。殊不愧爲難弟難兄。但因驕縱日久。已成習慣。譬之美玉。未經磨琢。良烏不受羈勒。遂致材美弗彰。至成負負。余自問。雖非卞和伯樂。足以識荆山之璞。而空冀北之羣。然樂於得英才而教育之。則固與昔賢同此嗜好。於是誘掖之餘。時加勸勉。謂汝輩負才如此。而自甘荒落。未免可惜。彌甚。倘能寓志簡編。埋頭攻苦。即玉堂金馬。匪異人任耳。否則棄學而嬉。了無進步。少年之光陰不再。詎不貽後日之悔乎。

不意公子聞余之言。大拂其意。則反唇相稽曰。先生忘吾祖之語乎。奈何絮絮然爲是不入耳之言耶。夫吾祖爲太守。吾父爲縣令。田則連阡。屋則廣廈。縱使吾兄弟不復讀書。將來不愁無噉飯之地。豈若彼囊牖繩樞之子。腐酸蠶淡之徒。日事呶唔咕

嗚爲事也。休矣先生。此後儘可自適其事。勿復向吾輩著眼也。言已遂託故而去。不入學者可數日。嗣後不僅忽作忽輟。直屬一暴十寒。余懲於前車之鑒。遂爾緘口捫舌。不再有言。君試思之。是豈余之過耶。先生言時。侃侃而談。若瓶瀉水。勗周聞之。儼如芒刺在背。赧赧無以自容焉。

先生繼續言曰。夫以此等之教授。縱使孔孟復生。將亦難得良好之效果。何論於余。自君歸後。即欲將此情形。一爲申說。顧念君患憂沓來。未遑吐其胸臆。兼以晤面時。鮮陳述無從。遂爾隱忍。至於今日。不料責難之言。遽然出諸君口。是特怪吾發言之不早耳。先尊公雖經謝世。不能予以說明。君不妨詢諸公子。當知余言之不謬也。勗周此際。悔憤交併。只能自行引過矣。

入內以後。即將二子痛加責楚。謂其不遵師訓。致父見窘於人。此後不知痛改前非者。即不復以子相待。二子長跼於地。泣言知悔。家人亦環跪而諫。勗周始行罷手。然已氣喘汗流。手足交顫矣。夫勗周喪父之哀。悼亡之恨。此際尙填塞腸胃。今復以二

子之不肖。憤怒交攻。人本血肉之軀。何堪禁此戕賊。况內傷尤重於外感乎。於是遂呻吟床褥之間。不復能起矣。

翌日。先生竟欲辭館而去。勗周此際。爲病魔所侵襲。億莫能興。則命總管趙寬致辭。代申挽留之意。不意先生去志甚堅。不能復挽。勗周以既經齟齬。難期水乳。因亦聽其自去。但追思前後之情。殊嫌自己唐突。復念以己身之一行。致令老父之孝養。缺未能常侍晨昏。髮妻臨終。不得一面。二子學業。亦即怠荒。尤爲之內疚於心。机隍萬狀也。

從來憂可傷人。忿能致疾。况予勗周之所遭。紛至沓來。均屬拂逆之事。則其委頓床榻。日即昏沉。亦固其所。而無足異矣。延醫診視。則云脈象沉滯。症主心肝二臟。鬱而不舒。脾土被尅。遂致飲食不進。精神日殆。投藥之後。尙須調養得宜。自行排遣。始能日有起色。否則內鬱之症。恐非純恃草木之力。所能奏效云云。勗周覽之曰。是良醫也。能知我心。雖然方寸已亂。排之不去。吾其將若之何哉。

二子有時躬詣床前問疾。則揮而去之。蓋不欲覩其面而疚於心也。親友有謁候者。亦多婉辭陳謝。拒而不見。良以此等之間候。不過人事照例之酬應。並無誠意存乎其間。彼此敷衍。殊屬無謂。轉不如謝而弗面。少節精神之爲愈也。以故昴周病榻之前。有時道其心曲。稍作慰藉者。惟靜怡一人而已。但昴周之病日重。而靜怡之心亦日苦。誠以良友盛德高行。乃竟日趨危候。中懷焦灼。挽救無從。不禁咄咄書空。而怪天心之夢夢也。

禍患中人。難於臆測。彼昴周處憂忿叢集之中。又復益之以重疾。則其遭際亦云酷矣。假使調攝得法。陰極陽生。則枯荄逢春。亦未必無再起之望。孰知人心鬼蜮。蹈隙而攻。指境遇之弗良。謂報應之適至。一紙飛來。有如毒弩。彼昴周孱弱之軀。何堪當此。遂逼之入鬼籙矣。嗟乎。世道如斯。天心莫問。著者紀述至是。不禁爲之擲筆而三嘆也。

一日黃昏以後。昴周方屏人獨臥。雖思假寐少憩。而週身不適。入夢甚難。視案上一

燈熒然。觸鼻惟聞藥馨。思前慮後。不禁百感交集。回念數十年來家門鼎盛。從未有若是之衰颯者。今則死亡迭至。我躬不闕。厄運逼人。至是而極。况乎二子年幼無知。未能勤學上進。偷己身不幸。再有參差。趙氏門第。不啻棟折榱崩。而吾家毀矣。是豈盛衰遞嬗。爲人世之常理耶。抑吾有何過咎。是以召此禍變耶。勗周思維及此。乃爲之喟然而嘆焉。

斯時簾幙忽啟。侍者手持一函。趨趨而入。勗周游目及之。因思己方臥疾。戚友皆知。則此函胡自而來。中心頗滋訝怪。於時侍者已至榻前。低聲而言曰。適聞閣者以函付余。謂有不識之人。賞之而至。彼稱中有要事。請即立呈主人。並謂附有良方。足以起主人之沉疴。而占勿藥之慶。言畢。即匆匆以去。閣者不敢留滯。當即屬余轉呈。謹請主人闕視之。侍者言既。隨即奉函以上。勗周聞之。疑雲佈滿胸臆。念此事頗形突兀。殊不似夙稔者所爲。是則函中之所蓄。善意耶。惡意耶。殊使人倘恍焉。而莫能決矣。

當此心頭輾轉。兔起鶻落之際。勗周已勉強起坐。手接其函。顧以病困之餘。目力昏眊。則命侍者執燭而前。用便審視。但見字跡生硬。故作天矯之態。若將藉以自飾其跡者然。勗周搖首自語曰。此非佳消息也。視其背。則上下粘口之處。火漆封焉。頗若函中所言。關係重要。懼爲人之私行拆閱也者。勗周沉吟自念曰。此函有可疑之點者三。蓋字跡詭秘。一可疑也。函面不署發自何人。二可疑也。緘以火漆。何事鄭重若此。三可疑也。以此三點測之。則發函之人。戲我耶。侮我耶。抑更有其他之意耶。殊使人徬徨於中。莫能驟決。總之此函之來。言雖甚甘。然以意揣之。殆未必有益於我躬也。

凡事物在窈冥之中。未能明其真相之所在。必思一窮其究竟。而後始快於心。善者固所歡迎。惡者亦無所悔。是蓋爲好奇之心。驅策而莫能自遏者。在人類之恆性。大抵如斯。彼勗周不幸。亦落此窠臼者也。夫此函突然而來。發函者不知爲何人。費函者亦匆匆而自去。又復具此可疑之三點。則函中之意。強半非佳。既已參透此中消

息。奈何當病勢委頓之中。強視此懊懣之物。以自戕其驅命爲哉。以理而言。正宜屏而弗閱。或竟投諸火中。詎非狡謀自破。爲計甚懿。孰知昂周亦爲一時好奇之心所衝動。雖知其來意之弗善。必思一窺其內容。爲事正如毒蛇當前。昂首相向。乃不思趨避爲佳。轉欲掬之於手。以一覘其嚙人之程度。至於何許。則其結果所得。又安有不殆者哉。

斯時火漆去矣。函口啟矣。昂周兩手戰戰。將箋自內取出。舒而觀之。幾於爲之瞪目不瞬。侍者持燭旁立。眼光亦爲之霍霍弗定。蓋亟盼有若何之良方。足以起其主人之沉疾也。殊不知函中之所蘊。非良方也。直屬一催命符耳。蓋箋上字跡非多。僅寥寥作數語。其言曰。

汝父死。汝妻亡。而汝子復不肖。此皆食汝服官之報耳。雖然。是尙不足以懲汝。吾聞汝疾。殆臨命近矣。

昂周閱之甫既。手已拘攣。墜箋於地。兩目反插而上。冷汗直淋其額。哇然一聲。血已

嘔滿床席。身軀向後而仆。幸爲牆承。不致顛墜。良以箋上冷酷之語。不啻毒弩中人。無怪昪周五內崩潰。氣極而暈也。斯時旁立之侍者。覩此意外之現象。亦不期墜燭於地。失聲而號矣。

於時在外廂伺應之人。率皆躡足凝神。潛窺聲息。亦欲覘此奇異之來信。所賞之消息何如耳。不意在此靜默之時。陡有各種之異聲。紛然自室內而起。且隔櫺以望。忽爾暗如黑漆。知燭滅矣。於是衆皆搶攘而前。秉燭以進。逮入室內。衆皆爲之愕然。不禁毛髮森豎。蓋目中所見。主人則嘔血滿床。向後仰仆。送函之侍者。則張目哆口。面色灰敗。衆人此際。亦不遑詰其所以。爭以施救。主人爲急矣。

昪周之嘔血暈仆。實因一時急怒驟攻。傷其心肝二臟所致。蓋肝以藏神。心能統血。二者一旦失常。遂致呈此變態。尙未至於此剎那之頃。戕厥生命之候也。以故得適當之援救。已悠悠而氣轉矣。啟目四視。慨然而嘆。覺此心飄飄。有如不繫之舟。斯時國鈞國衡二人。早已聞訊而至。詢知其由。方相與痛詈發函之人不置。比見其父清

醒。乃趨近床前問候。但見其父面容如蠟。血色全無。口角之間。尙瀆餘血。兩手悸動不已。氣乃危若屬絲。誼關天性。二子亦爲之心痛欲裂。因之痛恨此發函之人。幾於深入賡理。將畢世不能忘矣。

此時昴周甦醒以後。反覺胸膈爲之一清。蓋因嘔出多血。內鬱少舒故也。惟身體虛浮。若在雲霧。而呼吸所至。僅往復於咽喉。不復達於丹田氣海。自知元氣向盡。臨命近矣。回念以前種種之事。有如雲散太空。了無罣礙。此際似已勘破生死關頭矣。在此心如止水之際。忽聞耳畔嚶嚶。有人微語。回眸視之。則二子也。不禁心弦一動。萬緒潮來。念吾棄此世而去。亦屬乘化歸盡。平淡無奇。惟留此遺胤於人間。彼果能支撐趙氏之門戶。而不至隕其家聲耶。今彼等血氣未定。學業荒蕪。監視無人。則將如脫韁之馬。其不備規而越矩者殆幾希矣。若是則吾死後有知。而目亦將不瞑。况奸人瞰我。指斥二子之不肖。用以自快其私。吾生時尙以匿名之函抵我。恣其嘲訕。倘吾死而敗其家風者。不更將貽彼口實。而爲其譏評之資料耶。苟若是者。則此恨將

挾之壙中。綿綿而無盡期也。思慮及此。心乃如沸。其痛苦殆有難於告人者。嗟乎。撒手塵寰。萬事都已。尙顧慮後人之不肖。致累身後之名。此亦昔人所謂。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者耶。

所幸爲時甚暫。曷周輾轉思維。已得解決問題之良法矣。於是遣退二子。僅命一僮侍側。夜深人靜。擁衾起坐。命僮取小桌置床上。伸紙濡毫。力疾揮寫。似聚其最後之精力於此一紙者也。是則所書伊何。殆必有關係重要者矣。

第 五 章 病榻託孤

人當返魂乏術。續命無方。將拋撇此世界以去。其最切心而不能自釋者。厥惟子在冲年。未克樹立。懼將貽身後之憂耳。此等之事。不惟俗子庸夫。拳拳內疚。即古之英君哲辟。亦多戚戚於此。而抱憾無窮。惟是死神之權至偉。其或據某人之頂上。縱使氣能蓋世。力可拔山。亦只有馴服相從。莫能與抗。是則死不可免。而降格以求之法。惟有託子於人。使爲師保。俾其趨入正軌。不至墜其先烈。庶可少釋此未了之恨耳。

雖然。託孤之事。豈易言哉。其在帝王之家。妙選賢良。以輔冲人。似乎可無才難之嘆矣。不意自伊尹周公而後。簡冊所紀。僅霍子孟諸葛武侯二人。不克忝其負荷。餘則令人疾首痛心。不忍卒述。觀於此。則託子於人。其爲遺大投艱。蓋有較諸他事萬倍者矣。嗟乎。肝胆相照。生死不渝。契之於平日。託之於臨危。勗周此時。殆有不能不以此艱鍾之事。屬之於靜怡者矣。

於時。鳥聲在樹。花影橫窗。麗日當空。和風徐扇。似呈一派和祥喜悅之氣。將人浸入此春光如海之中。舉凡含生負氣之倫。值此美景良辰。當莫不懷有欣欣向榮之意矣。顧一覘吾書所叙之室內。則氣象愁慘。迥不相侔。似此一窻之隔。已另有天地者然。但縱目室內。則圖書插架。四壁琳瑯。實不啻所謂洞天福地。其所以氣象愁慘者。則因主人之疾之已入膏肓。遂覺事事物物。咸爲之索然無色。是則所謂富潤屋者。亦有主觀客觀之異。未可以一概論也。

床上一人。欹枕擁衾。勉強而坐。以久病之故。鬚髮種種。面色清癯。已盡失平昔之丰

采。無復廬山真面矣。床前置一椅。上坐一人。以目注病者。幾於汪然出涕。旋又俯首視地。極力遏抑。淚始爲之咽而不流。彼此一片精誠。若在此默然慘淡之中。互相接觸。是殆太史公所稱。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耶。夫病者何人。不問而知其爲昃周。床前坐者何人。不問而知其爲靜怡。所謂病榻託孤。一齣傷心慘目。不忍卒視之劇。至此乃實行開幕矣。

昃周徐拾其首。荏弱無力之目光。射及靜怡之面。慨然而言曰。君胡爲若是悲愴。須知天地逆旅也。光陰過客也。人蝨其間。新陳代謝。得意失意。倏擾無常。究之無論何人。未有過百年者。大限旣臨。撒手而去。雖有先後之異。卒之必蹈其樊。是則先去者未必其可憂。而暫留者亦未必其可喜也。君亦達人。定能洞悉此理。胡乃沾沾然膠執死生之見。若是耶。靜怡聞此。仍復沉默無言。昃周又發爲慘笑曰。吾命已如順流之舟。勢將挂帆而去。彼投函之人。乃似一陣之狂飈。自後猛加吹送。是則彼實吾餞行之人耳。君何事不能耐此小別。當茲臨歧握手之時。乃作此惜別可憐之容色耶。

靜怡至此。始翹首以盼。勗周淚已滿。含其眶。唏噓而言曰。君病已深。何從又來。此意外之蜚語。懨懨之軀。胡能禁此。如此妄人。誠所謂惡作劇矣。雖然。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古人久已詔我。君自問衷懷坦坦。儘可一笑置之。胡竟以此無稽之談。亂其心曲。且君既達觀生死。擺脫一切拘攣。乃於此忿懣之事。轉不能釋然。以至自戕其躬。烏亦見有所蔽。而識有未瑩乎。

勗周噫氣曰。君以此責我。我乃無辭。是殆如鴟目。夜能辨秋毫。晝乃不能見山耶。且忿懣未釋者。心之未克自主者也。死生達觀者。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蓋小事當可否之際。尙爾介介爭持。大事已形失敗。則轉爲豪放之語。吾之言行兩歧者。殆亦猶是耳。總之。我不舍此世界。世界已將舍我。我縱戀此世界。世界已不戀我。此而不以達觀自遣。尙有何法之云。言時面容作苦笑。殆更有甚於垂涕者矣。

靜怡嗚咽曰。死生亦大矣。吾固知君之不能無動於中也。况乎先人之窀穸甫安。後嗣之聞譽未著。一身去留之事。實關係門祚之興衰。君縱不爲己身痛。能不爲趙氏

痛乎。靜怡言此至。淚乃傾瀉而下。不能自禁。復頓足而嘆曰。斯人斯疾。天道何存。哀哉。吾舅周也。吾恨不能滅吾之壽命。有以益君之年齡。庶可彌此無窮之缺憾。九閻何在。乃恨不能駕天風而叩之也。

人抱隱痛於中。縱在至親之人。亦多不願掬以相示。蓋因無益於己。而徒亂人意。轉不如不言之爲得也。况當彌留之際。抱憾無窮。一言涉及。五中欲裂。尤有未能輕出諸口者。是則舅周欲將身後之事。託之靜怡。猶慎重遲回。而未克輕於一發也。不意其繚戾曲折。憂及身後之隱衷。靜怡竟代爲揭破。乃不啻若自其口出。是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舅周對於靜怡。其感念之懷。殆將與管子後先有同慨矣。

彼舅周將言而未言者。靜怡既已代爲言之。其勢乃如王濬伐吳之舟。風利不得復泊。舅周至此。遂亦直吐其隱。呼而語之曰。靜怡。君勿怨天尤人。爲我戚戚。須知我一決塵網而去。家事將跋前疐後。頓失舊觀。而二子血氣未定。督責無人。自是以後。懼將淪入暴棄。斯事尤爲趙氏家聲所係。門祚所關。內疚而不能自己者。雖然天之阨

我。蹙蹙。至於若此。吾尙有一事。感念昊蒼之德。引以自寬。其事伊何。則於此前途黑暗之中。尙有一線之光明。不至沉入九淵之底。以吾身後之事。雖有未了。顧尙有相當付託之人。足可寄以後事。吾之信彼。乃較自信爲強。天於事先。貺吾以此等之摯友。用爲今日彌補缺陷之地。是天雖殞我之身。固未常絕我之望。人貴知足。吾即以此自行慰藉矣。

心心相印。感應非遙。勗周言中之意。靜怡似已聞而知之。於是目定而不瞬。口喏而不合。似心理陡起複雜之思潮。遂不期神色變更於外也。勗周見靜怡忽呈此態。不期以背後倚。喘息而言曰。相君之面。似已悟及余將以後事累君矣。但以吾二人之交期。及君平夙之義氣。料君定當慨諾無辭。今觀君面有不豫色。然。是則非吾始意所及矣。

靜怡正在思潮起落。神思愴怳之際。比聞勗周之言。乃似在睡夢之中。斗然驚覺。不禁嘆息而言曰。君望我之深。責我之切。彼此交情。宜有是語。惟我返躬自問。則此中

殊有甚難者存焉。蓋託天之福。君疾漸能告瘳。則一切皆不成問題。設萬一有不諱。則君之宗族戚鄰。或以行輩之尊。或以親誼之密。在理在勢。必有當仁不讓出而擔任君家之事者。余一朋友。何能妄參末議乎。夫前此在官之時。余能代君平停一切者。以有君主持其間也。余之權力。實爲君之所付與。而非自由發生者。君而不存。則余權力之淵源已失。將恃何術。以與他人抵禦乎。若謂君相託之言。可以垂諸久遠。他人自當無從置喙。不知言之爲物。過而不存。他人可以未聞相折辯。甚或反顏相向。加余以疏間親族強與人事之咎。余又何堪。經此指摘而自冒不韙耶。况余之畏葸不前。並非爲己一身計。實以對良朋巨大之囑託。不加詳察。漫然受之。及至事形棘手。遂爾辜負其使命。則內疚神眚。畢生將無一刻即安矣。

勗周頷首曰。君言準諸情理。根諸習慣。無不悉中竅要。惟其不肯輕於一諾。愈見將來謀事之忠。蓋此等艱鉅之事。非相契至厚。具有真性情者。不足以託。有真性情矣。而無幹略以濟之。亦不足以託。吾籌思至審。舍君外無可謀者。今君聞吾之言。不惟

不慷慨自任。轉躊躇却顧。畏其多難。推吾二人平昔之交誼。與君磊落之胸襟。知必非圖諉卸以自便也。心細如髮。慮事周詳。懼將來或有難安。斯不得不謹之於始。即此等用心之懇摯。愈足證吾知人之明矣。但君爲受託之人。尙能洞悉此中之困難。吾爲託人之人。轉於此等之事。漫不經意。而未常慮及耶。吾自問雖病勢沉綿。已臨危候。而清明在躬。尙不至於昏瞶若此也。

勗周言至是。則自枕畔取出一紙。執諸抖顫之手。目靜怡而謂之曰。君非慮言之爲物。過而不留耶。但書之於紙。則可垂諸久遠。若更得佐證之人。簽名畫押。則協於法律。他人自無否認之餘地矣。吾蓋於此事。思之爛熟。覺非此不足以箝悠悠之口。而使君大有造於趙氏之門。君試觀之。當能喻吾意矣。於是乃將手中所執之紙。付諸靜怡。靜怡取而觀之。則勗周自書身後之遺囑也。靜怡對此。未及詳審。已不禁涕淚洩瀾。

勗周曰。方將以大事累君。奈何遽作此態。靜怡乃拭淚觀之。其文曰。

立遺囑人趙濂。余病危且殆。將即冥路。瞻念身後。子幼失學。兼懼家事叢脞。貽門戶憂。茲謹以最誠懇之意。將余死後訓子持家之全責。託於朱君靜怡。朱君仁蔭篤厚。定能委曲成全。俾余瞑目地下。其二子之訓責。家事之處置。一惟朱君之意。便宜而行。無論親族戚畹。不得容喙。倘有妄持異議。以掣朱君之肘者。即屬破壞我意。蓄意弗良。佐證人可持此紙。訴之有司。使明曲直所在。至朱君爲我負此艱鉅之責。理宜有以相酬。但朱君高操凌雲。余所夙稔。予之以利。轉怫本懷。余故不敢以此相澆。可俟余二子成立後。準天理酌人情。有以酬朱君之高厚也。

遺囑之後。有勗周書名蓋章。並記其年月暨立囑之日。蓋所以協乎法律。使人無罅隙之可尋也。靜怡閱畢。慨然而嘆曰。君立囑託孤。實開前此未有之創舉。爲謀不可謂不周。致慮不可謂不密矣。雖然。信我之深。至於若此。設君有萬一之不諱。滋恐無以副君之望也。勗周曰。此際不惟無君謙冲之餘地。抑且無復猶豫之時間。蓋非我不足以知君。非君亦不足受我之託。勢偪處此。無復他途。以吾二人之交誼言。在君

固義不容辭。以君個人之性情言。吾亦知當仁不讓。君此後教我之孤。保我之產。俾不至於廢墜。不惟吾感激九泉。即趙氏之祖先。皆將拜君之賜矣。

夫友人將累我以孤兒。許我以鉅產。此等之事。在儉儉之人當之。則思從中染指。在狷介之士當之。則畏煩瑣艱難。是二者之人。均不足以肩此責也。必宅心公正。而才略復足以濟之。始足以受此託而無愧。但彼此非道義之交。肝胆相許。孰肯舍己芸人。勞神苦思。而妄與他人之事也哉。彼勗周之於靜怡。託者固見其爲知人。受託者亦覺責有常盡。况在病榻垂危之前。諄諄命之若此。若再行遜謝。轉足以傷良友之心。在理在情。只有慨然相許矣。

於是靜怡哽咽言曰。君言重矣。余烏敢當。且在昔余亦常承君之惠。受君之知。即以報施之律言之。尙屬責無旁貸。况彼此爲性命之交乎。余自問雖未必即足以承君之命。然君既以爲非我莫屬。則又安敢固却以辜君之望乎。倘善人是福。君能霍然而愈。則種種皆成罷論。設不幸天方薦瘥。卒然不可爲諱。余必當仰體君意。唯力是

視。明神在上。定能降鑒余衷也。

斯言既出。勗周不禁涕泗橫流。叩首枕上。以表示其感謝之意。靜怡至此。不能自持。乃爲之失聲而哭。勗周曰。君勿若此。尙有應辦之事。未了也。於是發幽咽之聲。命侍者喚其二子。及總管趙寬入。侍者甫應命而出。國鈞國衡與總管趙寬。已相將屏息躡足而進。蓋潛伺於外廂久矣。

總管趙寬。給事於趙氏門中者。業已數十年於茲。今則鬚髮皓然。年近古稀。而精神尙復矍鑠。其人敦厚有餘。機智不足。處常則可無隕越。處變則未了當。近以主翁云歿。主人又復病重。少主人則一片童心。罔恤家難。赫赫趙氏之門庭。將如漂泊之舟。此後罔知所屆。憂心如搗。不可告人。比聞主人特招靜怡。屬以後事。關心至切。遂不能不潛聽其所爲。及聞二人之言。不禁吞聲以泣。蓋一則傷其主人。一則感靜怡懇摯周詳。當不至辜負所託也。

至國鈞國衡則何如。彼見其父病入膏肓。勢將爲其祖之續。中心亦殊戚戚不樂。至

彼投匿名之函。大詬其父。並斥己爲不肖。亦深憾其人刺骨。惟以孽降自天者。挽救無從。釁啓於人者。鈎距匪易。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今見其父招靜怡至家。舉一切後事悉以相託。懼言語不足徵信於人。則立爲遺囑以實之。不惟家事之全權在其掌握。即己身亦須受其範圍。被其裁成。似乎一父未死之先。預立一父。以補其將來之缺。若事物之新陳代謝者然。二子對此。深滋不懌。自以己身並非孩提。家事儘能處理。即或慮不克擔負。只宜託一指導輔佐之人。奈何深信重託。至於若是不幾。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乎。因之二子在外廂潛聽之際。不滿意於其父之所爲。彼此以目示意。均爲之蹙額顰眉不置矣。

在趙寬之心理。則深以其主人之所行爲是。在二子之心理。則深以其父之所行爲非。蓋一則慶家事之有託。一則慮己身之受拘。用心不同。故所見因而各異也。當此三人思潮起落之際。勗周已傳命相喚矣。侍者甫出。未及有言。三人已點首示意。相繼屏息而入。則見病者在床。神色委頓。靜怡坐於床前。淚被其面。黯然似張一幅慘

戚之圖畫。此時不但二子天性所關。爲之心痛不能自己。即彼年邁之趙寬。傷其主人家門之不幸。亦不禁爲之五中欲裂也。勗周見二子趙寬相將而入。俯首嚙立床前。神色至爲慘沮。因念此後將成永訣。不期一股酸辛。由心直達於面。熱淚幾於奪眶而出。願力自遏。抑顫聲而言曰。趙寬。余疾已危。恐將不起。茲已將一切後事。託之朱君。但慮戚族或有違言。故立遺囑爲證。惟此事需有佐證之人。始協於法律而無忤。吾意與其屬之他人。毋寧汝也。蓋汝一片忠誠。衛護我趙氏。久已在我洞鑒之中。但懼此艱鉅之責。非汝所勝。故託之朱君。以汝爲輔。良以我家事務紛繁。朱君不易得其要領。汝能隨事指陳。則可節省朱君若干之精力。再事之無關宏旨者。汝即可量爲處分。不必過勞朱君。俾得專心訓飭我子。則汝之勞動亦云偉矣。今丐汝署名於我遺囑之上。即爲我信汝託汝之證也。言際。乃取遺囑授之。趙寬以手恭承。老淚續續而落。就案上取筆。簽名畫押已畢。仍行返之主人。勗周乃珍重付諸靜怡曰。此一紙實關係趙氏之身家統緒。謹以累君。余言亦不再矣。靜怡曰。倘辜君今日之託。

者。有如皦日。言訖。遂取遺囑藏於身畔。似此任重道遠之事。彼已一身肩之。而無所悔矣。

此際勗周始目二子而言曰。我與汝朱氏叔父。相交日久。誼等弟昆。汝輩所知也。今我將奄棄人世。懼汝輩之不克成立。故託孤於朱君。此後可徑以叔父呼之。事之當如事我。有所訓迪。只當遵率無違。蓋朱君教汝輩以正。我雖不及親見於生前。亦能相信於死後。今在我病榻之前。汝兄弟當向朱君下拜。以申我父子相託之誠意。至報德之舉。則俟汝兄弟有成。遲諸異日可也。

父有所命。子則宜從。此常理也。况當彌留之際。以後事屬人。而命其下拜者耶。苟蔑視其父所託之人。即不啻蔑視其父。此則非爲子人者所宜出也。執是義而言。彼國鈞國衡。聞乃父之命。即當遵照而行。始協於理。不意勗周之言既出。二子彼此相視。面有難色。一若引以爲辱。莫肯爲之先者。在此刹那之頃。靜怡已搖手謂勗周曰。吾輩相印以心。何須加此苛禮。君亦過爲多事。復謂二子曰。汝父之言。儘可作罷。勿復

拘拘此無謂之末節也。

夫靜怡之爲此言。非盡出於撝謙之恒態也。蓋已窺破二子之意。恐其趨趨不前。則勗周無以爲地。臨命之人。何堪當此惱怒耶。故爲此言以彌縫之。使得掩覆於無形。固已煞費苦心矣。但二子躊躇不滿之意。靜怡既已知之。而謂勗周不之知乎。彼勗周不但知二子之意。並已知靜怡之意。惟是宣之於口。殊多窒碍。則氣結如轆。怒目視其二子。蓋已將其所蘊之意見。宣布於不言之中矣。

斯時諸人之神色。趙寬亦已一望而悉。則濟牽國鈞之裾。低聲而言曰。不見主人兩顴盡赤。目射怒光乎。此時倘有參差。孰能膺此重咎。宜慎思之。勿貽後悔也。國鈞聞此言。不禁勃然變色。則向靜怡屈膝而拜。以表示其服從父命之意。國衡見乃兄跪。因亦隨之而跪。靜怡離座以手掖之而起。連稱不敢。勗周此際。喟然而嘆。曰。靜怡而言曰。吾知自是而後。累君之目孔多也。揣其意若預知二子之難於率教者。靜怡則曰。君在病中。吾故不敢違君之意。謹依君之意旨而行。但願言凶得吉。君疾能瘳。則

吾心始慰。今茲勞頓已久。君以少憩爲宜。吾且歸休。明日再當視君也。勗周領首送之。靜怡乃忍淚而去矣。

第六章

衆中宣示遺囑

從來死魔之性質。最屬殘酷絕倫。無論朱門之世閭。與夫蓬戶之窮家。均欲挾其威稜。時時臨蒞。惟彼幸福之家庭。爲和氣祥光所籠罩。死魔於此。稅駕綦難。但有時蹈瑕抵隙。竟得闖入。則遂肆其大刀闊斧之手段。任意誅鋤。一若積憤得伸。毫無憐憫之意者然。於是其所蒞止者。乃陷於愁雲慘霧中矣。彼勗周者。累葉相承。家門鼎盛。兼之好行其德。並非爲富不仁。不知何以未能延長其壽。死魔竟攘臂而前。既悼其妻。旋喪其父。最終之厄運。復臨於勗周之頭上。藐然一身。胡能支此。則亦惟有伏首帖耳。爲彼死魔之犧牲矣。嗟乎。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人生至此。天道寧論。著者紀述至是。亦不禁擲筆而嘆也。

蓋自病榻託孤之後。甫三日。勗周已撒手塵寰。一瞑不視。富貴之家。一切咄嗟可辦。

雖迭遭愍凶。亦殊無窮於應付之慮。於時喪棚矗雲。白旛蔽日。酒筵雜沓。音樂嗷嘈。靈前則香烟繚繞。孝子悲哀。親友如雲。畢來弔唁。似乎生既有名於時。死亦不復落寞。但究之此等排場。不過震炫觀者之耳目。引起一般稱嘆之聲。於彼長眠之人。初無絲毫之益也。

當時趙氏之戚族。其關係較密者。於弔唁之後。多聚於一處。竊竊私議。謂以此赫赫之家門。一旦丁此蹇運。太守公父子相繼沒世。外無家督。內無主婦。偌大之鉅產。遂付彼方在青年之兄弟二人。夫二子本爲承祧主祀之嫡體。初無異議可言。惟方當求學之年。從未與社會相接觸。又何能負此巨任。而不至覆餗耶。是則趙氏之家庭。瞬將淪入風雨飄搖之內。爲勢殆無疑義。吾輩或與彼同出一源。或誼關骨肉。在情在理。均當持危扶顛。倘漠然於中。而不早爲之所。將何以慰死者之陰靈於地下。即此而論。實屬責無可辭。惟事須如何辦理。始爲得宜。決非立談之間。所能就緒。兼恐二子或有違言。轉將引起他人之誤會。靈前聚訟。爲義殊乖。莫若俟葬事既歲。再行

著手爲得。於時諸人聚談之時。率皆義形於色。頗若熟腸古道。念其所親。不忍坐視。其門祚之淪胥者。惟一叩其靈府深處。果純粹以義而動。抑或挾利之意味而動。則殊難下一斷語也。

在此紛紛聚議之中。有二人焉。初無與議之資格。乃亦插足其間。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諸人多視之白眼。彼輩亦夷然不以爲忤。揣其意旨。似欲分啜此一杯羹。而預先爲之地者。則其人之品格。亦可知矣。此二人伊誰。一則與勗周有葭莩之誼。曾經隨任掌管會計。而思傾陷靜怡之黃某是也。一則又爲黃某之戚。姓甘名修。爲一諸生。以無賴名於鄉里者也。此二人聚於一處。匪惟沉瀝一氣。實且狼狽爲奸矣。

當勗周之初歸也。黃某尙思夤緣以進。冀得沾溉末流。不知勗周之爲人。雖處心愷。而嫉惡殊嚴。對彼傾陷靜怡一事。久已在深惡痛絕之列。今見其復搖尾乞憐而來。不但不託以事權。更復不假以辭色。及其再三請謁。則餉以閉門之羹。不復得望見勗周之面。斯時黃某於絕望之餘。其慚恨殆可想見。然亦自是屏跡矣。待勗周既

已謝世。彼又出現於趙氏之客座中。且引其戚甘修同來。亦自附於弔者之列。兼之二人時時作眉語。若面有愉悅之容。雖有時與他人酬答。對於勗周之亡。例作嘆惋之語。然其面上之色。與其口內之言。竟絕然不復相蒙。聞者已多鄙而遠之。今當諸人聚談善後之事。彼二人者。又復覩不知恥。搖唇鼓舌。妄行厠足其間。則其居心之卑鄙。殆已盡人皆喻矣。

夫諸人之議論紛紛。姑無論其爲善意而動。抑或爲惡意而動。要之於勗周身後之事。意存干預可知。但其所以有心干預者。則不知亡者已託孤於靜怡也。此事靜怡不言。而二子亦不言。即趙寬亦不言。其故何歟。蓋靜怡爲主動。餘三人則爲被動。矚其暫時嚴守秘密。諱莫如深也。以故諸人言論間發。輿會颯舉。咸抱舍我其誰之思。殊不知早爲亡者所摺棄。而負責者固大有人在也。

葬事之烜赫。殊無贅述之要。逮平安厝既畢。例有回靈之儀。蓋所以循世俗之慣習。而宗族戚友。多躬行與弔者也。斯時旨酒盈罍。佳肴益俎。亡者之遺像穆然。頗若鑒

弔者之誠。而欣予接受者。彼國鈞國衡。雖麻衣匍匐於旁。然已不復墜涕。遑論其他。乃獨有一人焉。念死生之靡常。慨警歎之莫接。悲從中來。淚落如霰。其人伊誰。則靜怡也。於諸人之中。更有二人焉。見靜怡之哀痛。不能自禁。不惟不表同情。而反目笑存之者。其人伊誰。則黃某與甘修也。

諸人之欲干預昂周身後之事。而毅然以二子之保護人爲己任者。此時咸濟濟踰踰。集於廣廳之上。儼若盈庭之聚議。將以解決大事者然。惟以莫拙其緒之故。罔敢先發。彼甘修者。固以善言名於時者也。於是不惜躬爲之先。昂然離座而言曰。諸君。今茲凡集於此廳上者。率皆與趙氏門中有幾多之係屬。事有當言者。固不能置而不論。逝者已安窀穸。置家事於弗顧。彼兄弟二人。方在青年。從積極一方面言。則方在攻書。從消極一方面言。則未經涉世。匪惟不能擔荷家務。且宜有保傅之人爲之指導。始克趨入正軌。不致有隕越之虞。吾輩見有所及。固不得不互相討論。而思早爲之所也。

斯時國鈞國衡亦均侍立於旁。見此無甚瓜葛之人。竟敢首先發難。妄思干涉其家事。中心憤懣已極。竊念吾父云亡。抔土未乾。而此夙未登堂履闕之人。亦復於大庭廣衆之中。鼓其唇舌。妄肆雌黃。是直效野犬之狺狺。而視吾家爲肥馘矣。且彼視吾兄弟如孩提。儼然以保傅自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二人思維及此。因皆憤火中燒。不能自遏。於是不約而同。攘臂以前。思對彼發言之人。加以折辱矣。國衡未及啟齒。國鈞則止之曰。汝姑少默。靜聽余言。國衡聞乃兄之語。遂處於退聽之列。國鈞於是日甘修而詰之曰。君爲何許人。余殊覺夙昧生平。未曾識面。頗似吾家戚友之內。自始即未常有君者。今者亡父之喪。承君弔唁。余兄弟未常不知感激。然君宜自識其分際。不能交淺而言深。以自躋於求榮反辱之地。微論吾兄弟儘能自適其事。無需照拂之人。即令求學而不能理家。年幼而不可無傅。但以親以賢。自有其選。亦復無君容喙之餘地。吾勸君自今而後。三復白圭。勿復以斯言之玷。而見譏於大雅也。國鈞之言。亦柔亦剛。若嘲若諷。殊使受者難於置辯。以故雖善言如甘修。亦不期遽

爲所噤。紅徹於頸。黃某至此。則挺身而出。曰。甘君係吾之戚。以親及親。因而來弔。並非無因而至者。甘君之爲人。質直而好義。常以代人排難解紛爲己任。故言雖逾分。而心實無他。汝兄弟幸勿誤會也。甘修見有黃某代其張目。則亦侃侃而言。曰。君兄弟須少澄其心。勿遽以德爲怨。須知在尊公未曾發喪之先。君家之宗族至戚。已有此等之聚議。特今茲相率莫肯先發耳。吾不甘於緘默。故爲啟其端緒。幸勿視我爲戎首。而以善意爲惡意也。

二人一倡一和。各放厥辭。頗若以義而動。毫無內忤者然。亦是見其顏之厚矣。於時國鈞冷哂而言。曰。即令前此有此公議。但諸人不言。而君言之。奈何勇於自見。若是且君在未曾發言之先。亦當自審其身。與吾家有若何之關係。倘此陌生之人。而爲切膚之語。徒見其不知量耳。且吾父雖亡。而吾家無恙。初無何難之可解。何紛之可排。君遽容喙其間。妄思與人之事。怨固不存。德亦何有。吾恐質直好義者。未必即昏謬若是也。故在吾眼中觀之。不惟君無此發言之資格。即彼黃君。亦無此發言之資

格也。斯言既出。不惟黃某甘修。赧然有不安之色。即彼擾擾諸人。亦皆盤旋於心曲。萬不料以藐爾青年。乃有此鋒利之口齒。若使之馴服就範。決非易事。是則欲操其家政。殆無異與虎謀皮。而難於集事矣。

於時靜怡默坐於旁。見國鈞執理而言。折彼二憾。心中不期載憂載喜。蓋喜者喜其辯才無碍。殊非闊冗之流。憂者憂其禦人口給。懼非敦厚之器。且其口角尖酸。微露刻薄。倘後此以施諸於人者。轉而施諸於我。吾亦且艱於應付矣。况其父彌留之時。手書遺囑。向我託孤。親口諄諄。命其展拜。彼尙遲疑不前。則其對我。亦非心悅誠服可知。今其父不在。何能遽就範圍。是則將來之棘手。殆可想像而得。吾其將何以誠心感格。使其潛移默化。用期不負我亡友之託乎。靜怡思維及此。不覺心入杳冥。幾於忘却當前之景物。同時復有一人。衷懷極爲愴惻。暗服其主人之先見。託孤於契友。似已預料有此日之糾紛者。其人伊誰。則趙寬也。

當夫靜怡思維。趙寬悲愴之際。而彼黃某已發言矣。在黃某則足衆人之中。思干涉

趙門之家事。彼之初意。縱不能恣爲囊括。亦當分我杯羹。今見國鈞嚴辭拒絕。毫不客氣。不惟甘修在被摺之列。即已亦謂無發言之資格。羞愧失望之餘。又復加以愠怒。終輕其年少。以爲易與。不肯即此知難而退。則徑前而詰之曰。汝謂我無發言之資格。余亦不復強爭。今但有一言詰汝。試問在此廣廳之中。有發言之資格者誰乎。此言一出。於是趙氏之宗族親戚。咸屬目於國鈞。靜候其答覆。而抱有舍我其誰之思矣。

此時國鈞亦促步而前。立於其兄之次。兄弟同聲言曰。衆中有發言之資格。可以問我趙氏之家事者。厥惟朱叔。言時以手指靜怡。昭示諸人。此舉實爲諸人意料所弗及。不但黃某甘修。疾首蹙額。即餘人亦皆錯愕異常。譬之韓信拜將。一軍皆驚。其情況殆近似之。良以靜怡與勗周相厚。雖爲衆所夙知。但既非同宗。又非至戚。何能蒼頭特起。壓倒一切乎。况勗周既已云亡。則其與趙氏密切之關係。業已失其維繫之力。彼二子者。又胡爲特加青目。而欲以大權奉之耶。若謂二子自能鑒別淑慝。則事

固不倫。若謂靜怡預先加以蠱惑。則情又不類。此一個悶葫蘆。實屬令人無從打破。於是諸人於驚惶失望之餘。咸欲進而探詢其故矣。

乃諸人未及詰問。靜怡已徐徐起立。面衆而言曰。諸君今日凡集於此廳上者。類皆關心趙氏之家事。情發乎中。而不能自己者也。蓋曷周之亡。不啻棟折榱崩。大廈將覆。此不獨趙氏之不幸。亦其所親者憂也。是則諸君本至誠慘怛之心。爲保孤衛產之舉。欲進而參與趙氏之家事。正合古人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殆無人能加以拒絕也。衆聞此言。不期皆噉然而應曰。朱君之言是也。

夫諸人所以附和靜怡之言者。以其謂諸人干預趙氏之家事。爲義舉。許其無人能加以拒絕也。彼國鈞國衡。既以此權屬諸靜怡。而靜怡復慨然以此權公諸他人。此固諸人所樂聞。而引爲至幸者也。無如靜怡之辭。猶未畢也。當此衆口紛呶之際。靜怡已以手揮而止之曰。諸君少安勿躁。余尙繼有後言。於是衆人之囂乃止。靜怡曰。諸君之心。固屬擁護趙氏。但其事則有甚難者。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初無差別。

之可言。若諸人爲政。則將治絲而棼。若一人主持。則權將誰屬。是則此項問題。殊有研究之價值。若以余之見言之。似此重大之事。即彼兄弟二人。亦無專主之權。惟以亡者之意爲依歸。始克協於情而合於理也。

靜怡之言至此。遽行詘然而止。若將靜待諸人之答覆者。於是諸人復紛紛而言曰。君言實有至理。無論何人。莫之或易。但惜趙君勗周。已挾其意志沉埋於棺內。未曾趁生存之際。明白言之。是則我輩又安能起死者於九原。而使之自行剖釋乎。假使趙君顧念及此。自知病將不起。來日大難。將持家訓子之責。擇一親厚者而託之。則一言九鼎。盡解糾紛。自可無勞他人再爲越俎。吾輩見其家事有託。亦可釋然於懷。不必再費此幾多之討論。無如死者已矣。未有遺言。若乃謂準彼之意爲依歸。事雖盡美盡善。爲全體所贊許。但譬諸緣木求魚。殊使人苦其無從着手也。

斯時國鈞國衡兄弟二人。以及老僕趙寬。聞靜怡之設辭。與諸人之答覆。皆暗佩靜怡卓然有識。以退爲進。俟至圖窮七現。宣示遺囑。允足以箝執衆人之口。而使之無

復異說也。即靜怡見諸人慷慨陳辭。不啻信誓旦旦。知其藐死者之未曾有言。故不妨爲此大仁大義之語。初不知已墜入彀中。而未常自覺也。

於是靜怡夷然而言曰。聞諸君之論。足徵處心精白。可質天日。固極端尊重亡者之意見。特惜其未有遺言以垂於後耳。假使勗周當日。指定託孤衛產之人。諸君必將視爲神聖。不可侵犯。而無所容喙於其間矣。諸人聞之。皆義形於色。異口同聲曰。是何更待申辨。假使今日能得亡者之一言。則受託者。儘可自行主張。未受託者。即當奉身以退。是蓋事理之當然。無所容其擬議者。又何至如築室道謀。而羌無定論哉。時機已至。不可更延。靜怡見諸人之言。譬如著墨於紙。已無復再行漫漶之餘地。於是將勗周之遺囑。徐徐取出。置之中央方桌之上。面衆而言曰。諸君。勗周本一高明精細之人。當其在生之時。曾無一事之或苟。又焉能於臨命之際。眷念身後。抱憾無窮。顛預焉而不預爲之所哉。彼遺囑在是。諸君儘可就而觀之。靜怡言時。其容嚴肅剛毅。凜然若不可犯焉。

當靜怡之好整以暇。從容取遺囑以出也。諸人皆彼此相顧。爲之皇然失色。而彼黃某與甘修者。尤覺兩目怒射兇光。幾欲努出眶外。蓋於此事之結果。已思過半矣。比聞靜怡之言。皆齷齪不能遽發一語。良以此事之發現。乃如迅雷起自天空。倉猝不及掩耳。深恨死者過弄狡獪。事先使諸人未得預聞。而彼受託之靜怡。竟誘人入於疑陣之中。使其自書伏辜之狀。然後出全力以扼其吭。亦太惡作劇矣。

雖然事已至此。亦當一讀遺囑。而後始鑿於心。蓋不獨覘其筆跡之真僞。抑且觀其措辭之如何。倘有罅隙可尋。自當加以駁詰。斯同人當失望之餘。所彼此同具之心。而無足爲異者也。於是衆皆搶攘而前。爭欲先覩爲快。甘修倡言曰。遺囑僅有一紙。人人咸欲得而觀之。若依次遞傳。不惟嫌其費時。且令後觀者感其不耐。以余之意。不如一人讀之。衆人聽之。既可節省時間。又可免前後參迫不及待之弊。衆如以余言爲可者。余即將效毛遂之自薦矣。

衆人聞之。率皆贊成其說。於是甘修奮身越衆而前。取遺囑捧於手內。儼若宣詔之

大使高聲朗誦。如風之起於林表。遠近皆徹。顧讀未及半。聲已逐漸而低。比讀至「二子之訓責。家事之處置。一惟朱君之意。便宜而行。無論親族戚畹。不得容喙。倘有妄持異議。以掣朱君之肘者。即屬破壞我意。審意弗良。佐證人可持此紙。訴之有司。使明曲直所在」：：：：等語。不期格格不吐。陡然墜遺囑於地。良以事成鐵案。無可挽回。觸目驚心。殆有難於自主者矣。斯時有一趙氏之同宗。亦延頸於旁。側耳以聽。遺囑飄墮。適落其足下。遂拾而起之。仍將奉之甘修。甘修搖首曰。君可繼續讀之。無須我也。言時。神色不屬。若另有所思者。拾還遺囑之人。遂復琅琅而誦之。此時黃某適立其側。目光射及遺囑之上。顏色灰敗。如被嚴刑。甘修則潛牽其裾。低聲而言曰。吾輩去休。勿復久溷於此。二人乃越衆而出。立於廊下。黃某曰。吾輩費盡機謀。爲事乃成畫餅。今大權乃落彼朱某之手。詎非吾輩炊之。而彼食之耶。况彼有夙憾於我。亡者之與我。反目。釁隙即由彼而生。此事吾已向子言之。今吾輩又復爲彼作嫁。實覺令人難於忍受也。甘修曰。遺囑所言。力透紙背。實無迴翔之餘地。吾輩在勢。

無可與爭。此事可徐覓機緣。另從他處下手。至彼朱某。不過一書痴耳。彼必盡忠於趙氏。而不能自圖便利。吾輩尙何嫉妒之有。去矣。來日方長。不患所謀之不遂也。黃某經此解說。意若少慰。二人乃相偕而去趙氏之門矣。

此時廣廳之上。舉凡趙氏之親族。目光咸集中於靜怡之一身。而面上心中。皆含有嫉妒之意味。此不獨垂涎趙氏之產。胸懷惡意者爲然。即彼憫死念生。挺身而出。本以善意而動者。亦罔莫不然。良以尊己而蔑人。本屬人類之慣性。今見曷周以託孤寄命之重責。不付之己身。而付之一泛泛之友。親疏不分。本末倒置。其憤懣自不待言。且亡者重視靜怡。適足見其輕己。吾果何事不能及彼。而竟棄取如斯耶。况事前保守秘密。一字未得預聞。今乃於大庭廣衆之中。始行披露。是無異於身受折辱也。吾今將緘口不言。拭目以俟。觀彼所託之效果。究竟如何耳。至彼胸懷不逞之徒。與黃某甘修。蓄意相俟者。見人防範在先。所謀弗遂。其滿腔怨毒之氣。直覺發洩無從。更有不俟言者矣。

語云。千金難買。白人筆。蓋言其無復更改之餘地。鄭重而可貴也。今勗周既以身後之事。完全託之靜怡。遺囑具在。鐵案如山。諸人縱懷不滿之意。亦且奈之何哉。况詢之趙寬。趙寬無復異說。叩之二子。二子亦無他辭。縱在善於鼓動是非者。欲從而興風作浪。亦苦其無隙可入。難於立辭。諸人至此。率多相顧作冷哂。或譽勗周知人之明。或稱靜怡任事之勇。明譏暗諷。少洩其憤。遂相與鬩然而散矣。

第七章 賢母之訓辭

勗周既經安厝於祖塋。遺囑亦復宣示於廣衆。趙氏之家事。至是總屬告一段落。彼靜怡於哀慟亡友之餘。又復籌畫日前與未來之事。比日以來。已覺心力交瘁。及在廣廳之上。見趙氏之親族。已紛然作鳥獸散。遂亦向趙寬及二子。畧致數語之後。亦復自寧其家。於時夕陽向西。天已傍晚。恫心既往。憂念將來。覺身上乃有無窮擔荷。心中之起落。蓋萬狀矣。

靜怡抵家以後。聞其母于孺人。方在室中與人絮語。入而視之。則其姪氏也。靜怡有

舅服賈於遠方。經年輒不得一省其家。而膝下復渺然無復子女。惟其妣氏支撐門戶。今日之來。蓋將命靜怡修函。與遠人藉通問訊。以靜怡濡滯於趙氏之門。遂爾坐候至此。靜怡既入。進而爲禮。比作寒暄之語畢。詢明來意。當卽爲之作書。妣氏見天光已晚。未便久留。亦卽作辭而去矣。

夜色漸深。已上燈火。靜怡侍坐於老母之側。垂首至臆。嚶嚶無言。此其中有所思。儘可一望而悉。于孺人呼而語之曰。汝連日以奔走趙氏之事。幾於足趾弗停。勞神敝形。亦固其所。今者趙氏旣葬。已稍作結束。吾今夕觀汝。面現悵惘之色。幾於神不附形。反較前此爲甚者。何也。夫趙君篤厚高明。中道殂逝。凡在識者。罔不同深嗟惜。况吾家曾躬被其惠。而與汝尤有知己之感者哉。是則哀痛激於中。神色變於外。以理以情。亦固其所。雖然。死者不可復生。悲之究有何益。丈夫當思其大者。固不當效兒女子態也。且趙君自知弗起。以二子託汝。以家事屬汝。恐其親族或有不足。慮身後構成釁端。則自書遺囑以將之。是則趙君視汝之重。實屬罔有等倫。以汝雖不能爲

彼造命。固能爲彼補恨耳。爲汝計者。當出其全副精神。貫注於趙君二子之身上。使其學成名立。有聞於時。次則督飭趙氏之家人。綜覈一切。俾其家事罔有廢墜。死者有知。庶可瞑目地下。而自許其所託之非謬。若徒中心忪怛。抑抑自傷。試問於趙氏之門庭。亡者之付託。畢竟有何益處。良以汝之報趙君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人或有所執著。貴得旁觀者之加以提撕。當不難於幡然領悟。汝試澄心以思。母之所言。曾否有當於理。而足以促汝之反省耶。

當于孺人指陳事理。滔滔以言之時。靜怡只能恭默以聽。逮孺人言畢。靜怡始目注其母。唏噓而語曰。從來壽夭不齊。報施多舛。人固無如此命何也。兒雖與勗周交深。亦何至昧於事理。作此無益之悲。至母之所以詔兒。謂當注意其身後之事。用報死友。兒雖不敏。此理亦能見及。願兒之智。審於中。而憂形於外者。則正以此事難於措置。深恐有負亡者之託耳。

靜怡言時。其容甚戚。若深苦其棘手也者。孺人曰。此本艱鉅之事。非可以計日程。

功。卽能卸責者。汝之怒然於中。亦固其所。雖然君子受人之施。報之常逾其分。始克無疚於神明。當吾家窘乏之際。汝欲覓食於外。而苦無贍家就道之資。彼時將伯之呼。舍趙君無可謀者。彼念友誼爲重。慨然以金假汝。此已足感矣。不意因此及彼。得悉前此汝父。亦曾假款其家。事迄於茲。尙未清其夙逋。而趙君念汝處境之窘。已於其父太守公之前。代措他款彌縫之事。已言明。乃將兩世之借券。同時付諸一炬。似此等深情刻骨。義高干雲。實足令人感切五中。永矢弗諼。逮後趙君出宰於外。又復託汝以重任。寄汝以腹心。相信之專。實所罕有。不料隆禮足以啟人之嫌。厚祿足以招人之忌。於是同署之中。乃有合謀以陷汝者。趙君於此浸潤之譖。竟能信汝平日之操行。毅然不爲所惑。設法鈎距。辨其情僞。此真所謂士伸於知己者也。是則趙君者。於我家則爲有恩之人。於汝身則爲同心之友。於此而不思所以報之者。當非復人類所爲。但假使趙君富貴壽考。無需臂助於汝。則此情亦只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已。今不幸天道難明。趙君竟中年而歿。又復洄溯生平。信汝爲死生不渝之人。

慨然以重責相屬。汝即宜竭盡心力。罔憚艱難。必期無負其所託。始可外之無慚於人。內之無忤於己。良以汝對於亡者之友誼。其所負之義務則然也。

若漫應於先。而畏難於後。徒形憂勞。罔有籌畫。此乃小丈夫之行。非母之所望於汝也。况吾家近年以來。生計已較前爲裕。敝廬可蔽風雨。薄田可供饘粥。汝即息影田園。不復橐筆遨遊於外。亦不遽以溫飽爲慮。於此而犧牲其數年之精神。用報亡友之德。此不獨汝之義所應爲。亦余所深爲嘉許者也。人當責無旁貸之際。正宜力自策勉。以必赴其程爲期。烏可頹然自畫。而先行沮喪也哉。語云。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吾願汝念丈夫作事。一諾無辭。而慨然自爲振奮也。

夫于孺人之言。可謂知德報德。無愧賢母。所以勉勵其子者至矣。無如靜怡之憂。另有所在。固非孺人之所得悉也。於時靜怡恭肅而言曰。母之反覆開陳。足引起兒無量之感想。雖然。是尙非兒殷憂之所在也。蓋兒非憂託孤寄命之難。而自行中餒也。亦非因盡力他人之事。而自防礙其進取也。蓋畏其煩難。或自量才力不足以濟之。

亦不諾之於始矣。况與生者周旋。尙可因事陳辭。自請卸責。若應死者之命。則彼已一去不返。無復更改夙約之餘地。固不能不愼之於始也。至斷斷人已之分。而較量其利害。亦當先論彼之與我。相契何如。夫趙君之於吾家。誠如母之所云。恩深義重。使人寤寐難忘。微論情感爲人類所具。不容自昧其良知。即在報施之律。亦屬義所應爲。而理無不答者哉。以故母之所開示。雖復深切著明。足以使人興奮。但與兒之所懷。悃悃而不能自釋者。乃迥然分爲兩事。斯固母之所未及詳察者也。

于孺人聞靜怡之言。顏色轉形愉悅。頷首而言曰。吾固知汝不至惑於任事之分。昧於報德之義。而陷於進退失據之地位者也。但汝殷憂不釋者。其癥結果屬安在。儘可自抒其胸臆。母或能代汝借箸而籌。又何必含意未伸。徒爲戚戚也哉。孺人言時。以目盼子。慈祥之氣。溢於顏面焉。

靜怡曰。兒之所懷。久欲與母言之。徒以爲趙宅之事所牽掣。鎮日俶擾無寧。故迄未得竭誠以告。今日復有所裱觸。益用慄慄自危。遂不期憂形於色。微母之見詢。亦當

加以咨白。善兒此際。如昏夜獨步。悵悵何之。固欲恃老母爲照路之燈。引兒抵於康莊大道。免致貽蹉跌之悔。夫兒之所憂伊何。則懼嫌隙生於內。風波起於外。兒以一身當衆難之衝。不足以資應付。則勗周身後之事。殆有不可問者。兒且將貽食言之。諂無以對死者於地下矣。

孺人矍然曰。此語胡自而來。余聞之亦且生其杌隉。詎今日趙君甫葬。即有何變故發生。足以爲前途之梗耶。靜怡嘆息曰。倉猝之間。尙不至遽然若是。良以有勗周之遺囑。內足以束家人之心。外足以止衆口之謗。其效力固屬至偉。譬諸洪波泛濫之中。屹然爲中流砥柱。固一時難於震撼也。無如危機四伏。迫觸即發。兒已洞如觀火。兼之內有可乘之釁。尤易於使奸人得志乎。苟事變一生。則糾紛特甚。或煽其燄。或揚其波。斯時兒將舉手投足。盡成罣碍矣。孺人曰。聞汝之言。余已略得個中旨趣。願汝更申言之。以詳其說。靜怡曰。凡人無論對於何事。苟立於反對之地位。而欲加以攻擊者。若明目張胆。抒其所懷。則其事尙易應付。何也。以尙有分析辨白之餘地。可

以銷除其意氣也。若陽爲衷懷坦坦。而實則譸張爲幻。將欲施其狡謀。使人防不勝防。無從作相當之預備。是所謂陰柔之術。而小人之尤者也。今日勗周旣葬。兒乃於廣廳之中。宣示其遺囑。良以彼之戚族。率已視耽欲逐。將羣起處置勗周身後之事。無復再行延緩之餘地矣。彼輩之心理。無論對於此事。視爲當享之權利。抑或視爲當盡之義務。率皆抱一當仁不讓之心。今見其所寤寐縈懷者。不屬之於彼輩。而屬之於兒。則其一種之觖望。自有不待言者。他人之心理若何。兒殊不敢驟加武斷。衆中有所謂黃某與甘修者。覘其顏色。觀其眸子。兒已知其胸懷叵測矣。靜怡之言至此。益覺憂形於色。孺人詰之曰。汝之所謂黃某者。非即前此在縣署之內。對汝曾加以誣陷者耶。靜怡曰。母言是也。觀彼造作僞函。與人合謀陷兒之事。殊使人根觸心頭。另有所悟。惟未能得其證據。不敢遽行指實。此事兒盤旋心曲。已非一日。在他人之前。則固緘口不提一字。老母之前。則不妨抒臆以告。彼投匿名書以促勗周之死者。疑即係黃某所爲。蓋彼之啣勗周者深矣。至彼雖於文義膚淺。未必

有造作此函之能力。彼甘修者或即爲其提刀人也。

當靜怡陳述之際。孺人仰面以視承塵。逮靜怡言畢。孺人始曰。此等疑似之見。吾意殊不謂然。著無論彼輩曾否果有此事。在汝實不可遽存此心。良以善惡二事。迥然不同。善之未彰者。不妨傳播之。惡之未著者。理宜隱覆之。吾謂黃某之陷汝。蓋據事後人所共知者言之耳。至彼投匿名之書。以詆趙君者。實未能遽得主名。烏可以己之揣測。而加人以惡名乎。况彼躬蹈非義。安知不自行懊悔。豈能以一行之不謹。而遽概其餘之他事耶。語云不逆詐。不億不信。此等之事。實爲聖哲所深戒。吾願汝之慎爾出話也。

靜怡聞老母之訓。面容爲之蹙然不安。嚶嚶無復一語。孺人曰。汝有何意見。不妨明白言之。何爲格格不吐。靜怡曰。老母之心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實非兒之所能企及。但兒自問亦非墜於刻薄一流。妄以不肖之心待人。良以爲他人謀。思慮乃不得不形縝密。所謂勢逼處此。非得已也。今聞老母之所言。不禁內忤於心。自行躊躇。

雖然。兒之致疑於彼者。尙非僅此而已也。蓋今日衆中宣讀遺囑。彼甘修者。始則效毛遂之自薦。以親悉其內容爲快。及讀至扼要之語。不期變色。墜遺囑於地。遂諉其責於他人。足徵其有動於中而不能自持也。兒復以冷眼觀之。則見彼與黃某。牽裾低語。相率出廳而去。似此等鬼蜮之情形。兒縱欲不疑。又安得而不疑。恐彼所懷不遂。協以謀我。兒且有防不勝防之慮也。

孺人曰。世道崎嶇。人情詭詐。匪但於今爲烈。抑且振古如斯。彼趙君之家事。產業富厚。主持乏人。二子復在血氣未定之時。易爲外誘所熒惑。在理與勢。固足以致奸人之覬覦矣。汝旣受亡者之重託。負此艱鉅之責。以吾觀之。不必懼外難之驟來。當先求我心之無愧。無論任何之人。縱抱一急謀一逞之心。但無罅隙可尋。疵瑕可指。彼且將奈之何哉。

靜怡曰。以靜制動。以寧御紛。其要皆在正心二字。此不獨克己爲然。即應物亦然。母所詔示。先求無愧我心之義。誠屬片言扼要。無如世風日下。變詐百出。求其隙而不

得。則不難作僞以實之。此等之事。已足令人寒心。兒前此在縣署之時。受同人之排擠。乃不惜造作僞函。摹仿筆跡。豈非前車之鑒。况乎今日之事。危機四伏。權不我操。而蕭牆之內。尤隱伏導火之綫。足爲召禍之媒。兒縱精白乃心。不至授人以隙。亦深恐其難於集事也。

從來變故之發生。來自外者易禦。而起於內者難防。此蓋比較而言之也。倘事逢不幸。外既有眈眈相伺之人。內復具蠢蠢自動之勢。則身當其衝者。尤無所措其手足。其難殆更有倍蓰者矣。彼靜怡受勗周之託。以二人之交誼言。實無復推諉之餘地。但盱衡其事。已早知來日之大難。今則二子難馴。尙小環伺。憂危悚惕。不可告人。得以伸其情者。僅有此慈愛之老母。以故言出於口。雖未至淚隨聲下。然已嗚咽而不能卒述矣。

母之憐愛其子。初不以年齡之長幼。而異其情。况母爲賢母。子爲孝子。則其至情感動。尤有不同於尋常者耶。于孺人觀靜怡之跼促情形。知必繚戾心頭。抱有難言之

痛。則溫語以詔之曰。兒胡爲煩憂若此。須知天下無論若何艱窘之事。苟至誠慘淡。以將之。終可收美滿之效果。况汝今日之勞心勞力。正所以報趙君前此漑汝之惠。春風夏雨。輾轉相因。既拜其賜於前。烏能避其責於後。昔文信國云。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於國於友。何莫不然。此丈夫所以不肯輕受人憐也。但今茲趙君身後之事。前途雖不無棘手。亦非至絕對不可爲者。兒胡以自餒若是。至汝適聞所稱蕭牆之內。隱伏導火之綫。正爲召禍之媒。斯言果屬何指。尙望汝之明以語我也。

靜怡見老母詰問及此。遂唏噓不能自禁曰。兒所以憂從中來。不能自遏者。其要點即在於此。蓋外間雖有人相圖。而內無可乘之隙。則其事尙屬易爲。今不逞之徒。方將協以謀我。而內部復隱伏齟齬。不相水乳。譬之物將內腐。而蟲又安有不自外入者乎。故兒之疚心於此。乃較防外患爲劇。今將坦白言於老母之前。蓋彼勗周之二子。才智雖屬不弱。而性氣各有所偏。爲之保傅者。固不易使之歛才就範。而成爲佳

子弟也。

孺人聞靜怡之言。恍然若有悟曰。汝得勿以趙氏二子。年幼無識。易受外惑。懼奸人從中挑撥情感。搬弄是非。彼或背其亡父之訓。對汝不復奉令承教。致陷於不可收拾之地位乎。雖然。汝亦未免計慮太過。凡人當青年之時。能從容中道否。蓋亦鮮矣。大半有如蹶弛之馬。野性難馴。但執鞭之人。果能六轡在手。駕御得宜。亦不至趨入歧途。而遽行顛蹶也。

靜怡曰。人苟才識不足。而肯聽命於人。則得適宜之教育。未常不可日就高明。蔚爲有用之器。或氣質駁雜。疇於可善可惡之間。苟得相當之陶鎔。亦可使之潛移默化。斯二者。爲之保傅。雖亦須敵若許之精神。然尙不至徒事勤勞。毫無成績。彼昂周之二子。則非其倫也。蓋論其才智。似皆在中人以上。而長子國鈞。尤覺聰明伶俐。卓爾不羣。使其能究心時尙之學。不爲外務所牽擾。未常不可奮跡雲霄。致身通顯。不幸此數年以來。昂周出仕於外。而太守公愛孫情切。督責不嚴。遂致學業荒蕪。性情驕

縱。故以今日之情勢觀之。匪惟不克爲跨竈之佳兒。亦且難爲保家之令子。即使曷周不死。以父兼師。躬親教育。亦且敝精勞神。終日嗃嗃。尙不敢斷其成效何若。良以造就其學業。爲事尙屬非難。而變化其氣質。爲事殊非易易也。

孺人聞靜怡之言。復從而詰之曰。汝對趙氏之二子。遽爲如是之論抑。果何所見而云然乎。靜怡曰。母詎疑兒爲架空之論乎。不知兒之所指。皆信而有徵也。良以曷周身後之事。他者均屬枝葉。惟二子之能有成就與否。實爲本根。故兒對於二子。有特別之注意。兒謂彼才智在中人以上。則以彼之儀表言論及所作之文藝知之。雖彼輩之作品。稚嫩蕪雜過甚。宜剪裁者正多。但此乃學業之荒。非才之罪也。譬諸良金未受煨炒。美玉未經琢磨。華彩雖湮。質地固在。苟得良工巧匠。施以相當之手術。固不難耀然而彰其美也。至兒謂彼性情驕縱。未必能爲保家令子。非僅於其神氣飛揚。舉止儇薄中窺其梗概。日更有二事足爲鐵證者也。

靜怡之言至此。不禁搔首吁氣。若根觸於中。極不以二子之所行爲然者。孺人曰。其

事伊何。汝可述其崖略。以待母之論斷。靜怡曰。斯二者。一則見於其父病榻相託之時。一則見於今日宣示遺囑之際。二子所持之態度。均不爲情理所宜出。兒固已窺其微矣。蓋父之所命。苟屬於義無乖。爲人子者。只有將順而無反抗。此恆理也。彼勗周懼。二子之不克樹立。特託其保傅之責於兒。病榻諄諄。垂涕而道。又恐戚族之或有違言。則手書遺囑以將之。佐引證人以實之。思慮周詳。無微不至。其鄭重可謂至矣。

彼二子者。體老父之心。念愛己之孳。宜如何感激涕泣。承順弗違。始爲天理人情所宜出。不謂二子神色之間。竟露怫然不悅之意。夫彼輩不信任他人可也。不信任其父則不可也。不信任其病勢垂危之父。而欲反抗其臨終之遺命。則尤不可中之大不可者也。蓋父一而已。瞬將抱終天之恨。即使其所遺爲亂命。爲人子者。尙不忍傷其心。况非其類乎。然此不滿於其父之所爲。猶僅見於顏色之間。未至公然而抗命也。逮其父命彼二人向兒展拜。以申其殷懇相託之意。二子竟遲疑却立。相顧不前。

逮其父怒之以日。家人勸之以言。彼輩始迫不得已。委屈以行。夫彼輩對於委頓床席之病父。尙忍忤其所命。違論他人。故當時兒觀二子之行爲。懼來日之難於教誨。已不覺憂心之悄悄也。假使斯事者屬於他人。兒即當知難而退。當場謝絕。無如對於勗周。交誼有同金石。相期無負生平。彼此苟有所求。在理不容不諾。况值其大命將傾。以子相託之日耶。苟謝其所託。則交友之謂何。故兒雖知其子之難馴。而終不容不允其父之請也。

靜怡言至此。少止以日視其母。若將待孺人之評判者。孺人已喻其意。則謂之曰。此一事也。余已聆之甚悉。更有何事。可續言之。靜怡曰。此事則足見二子天性之穀薄也。蓋人不幸喪其所親。縱未能稽諸古禮。確守三年之制。但當此寢苦枕塊。百日未滿之期。當時無暇顧及他事。何則。百身莫贖。哀痛昏迷。念茲在茲。羹牆若見。精神又何能旁注也哉。况乎二子之所遭。尤有不同於他人者。良以喪母之後。繼以喪祖。家庭慘變。已屬難堪。而庭幃之上。僅有一生身之老父。不幸厄運逼人。又復奄然化去。

此在天性篤厚者。正宜搶地呼天。哀毀骨立。更何心較長絜短。與人爲口角之爭也。哉。然果使應付無人。在勢固不能置而不論。則其事猶可言也。今其父既已預爲之地。將一切之事。託之於人矣。彼等雖黜其聰明。不聞不問。一任他人之囂然紛議。而惟亡父之是思。彼受託者。固不能袖手旁觀。而不爲之所也。不謂當今日葬事甫畢之後。親族紛議之時。二子竟挺身以出。曉曉致辯。且於黃某甘修。恣爲譏誚。以自快其憤懣之私。夫諸人之出而干預。蓄意未見其良。則予以謝絕。亦未爲非。是獨惜其喪服在身。禦人口給。馳於外者。自必薄於中。何其急於自見。若是耶。使有識者觀之。又安得不爲之齒冷也。統前後二事以觀之。足見其性氣之駁雜。而不能一衷於醇正。兒自揣身非聖哲。並無過化存神之功。則此後匡之翼之。未必能使之安然就範也。

孺人慨然曰。汝能隨事留心。以觀察二子之淑慝。足見關心乃事。不負亡友之託。且凡事能慎之於始者。自不至僨之於終。吾心至引以爲慰。但所述二事。以吾觀之。亦

屬富貴子弟之通病。並非若何之大咎。而遂斷其難於教誨者也。蓋二子年將弱冠。固已周知庶務。洞察世情。在彼之心目中。自謂己之才力。足以獨當一面。而無需人之監督糾察矣。良以予智自雄。固屬人類普通之慣性也。比見其父託孤於汝。當然視爲總總過慮。而有所不慊於心。乃復鄭重其事。命之下拜。又何怪其趨趨而不前乎。由是言之。殆見事不明。感於一時之衝動。並非有意蔑視其父命。而輕汝爲不足託也。至關心家事。折彼凶謀。廣衆之前。恣爲辯論。亦足以覘其英發不羈之氣。非他他視。倪甘於受人屠割者比也。若如汝所稱。黜其聰明。不聞不問。一任他人之囂然紛議。而惟亡父之是思。此非知言養氣之聖賢。即須用志不紛之孝子。烏能責諸彼輩。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人苟挾有成見於胸。則藏否自不免有所畸重。彼二子者。吾亦見之。聰穎外露。未免稍近於浮。然此殊不足病。蓋苟得匡輔之人。示以矩矱。固儘可作從繩之木也。

夫靜怡之指摘二子。何常不情真罪當。以孺人之明察。詎不知之。今乃抑揚其辭。力

爲洗刷者何耶。則以靜怡方因二子之性情驕縱。行爲偏駁。致抱難於訓誨之心。而生其煩憂之念。若更從旁贊助。力斥二子之非。彼不更將枵然以餒耶。故解釋二子所行之非。並非代其文過也。正所以作靜怡之氣耳。彼靜怡者。孝思夙篤。凡母之所言。率奉爲金科玉律。今見孺人以二子之過爲輕。亦復言之成理。遂亦自疑其所見之執。而默然領首不置矣。

孺人觀靜怡之狀。知其厭薄二子之心。已較前此爲減。則從而繼續言曰。夫大木有尺寸之腐而不棄。駿馬存奔蹏之患而可馭。又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是蓋言全材之難得。而貴駕馭者之得其道耳。彼二子者。方在青年。烏能加以苛責。况乎孟子有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汝之受託於趙君。其道亦猶是耳。假使二子從容中道。聖乃生知。度越千古。橫絕一切。是則其父之生死。尙屬了無關係。又何必鯁鯁焉而託孤於汝耶。充汝之存心。直欲二子不學而成。不教而成。是何異農夫不親耒耜。而欲其五穀之登。庖人不事刀

俎。而希其五味之調。天下又安得有是理耶。

靜怡聞孺人之言。亦不期驪然開其笑口。旋復正色而言曰。老母之訓迪。在兒只有敬承。烏敢用其中辨。雖然。兒捫心自問。並非對於趙君之付託。妄希不勞而穫。毫無所用其心。爲一輕於然諾不負責任之人也。特恐二子性有所偏。難於受教。將來齟齬時起。歲月蹉跎。不克學成名立。則負亡友之託。而自貽食言之誚。彼時趙氏之親族。必且從旁加以譏嘲。至彼黃某甘修。更不知若何施其伎倆。兒債事不足惜。其如趙氏之家聲何。倘死而有知。曷周且將抱痛於九泉也。此則兒瞻念前途。引爲大戚。憂心不能自己者。又烏敢受人之託。而不忠人之事。妄希一身之自逸。而冀二子之無待於教也哉。

孺人見靜怡懇懇而談。一若無罪受鞠之人。將以自申其枉者。不期亦莞爾而笑曰。吾固知汝之不至若是也。前言特戲之耳。茲吾更有正言詔汝。蓋天下無論若何難辦之事。及若何難化之人。苟將以至誠。則鮮不得當。故在昔有云。至誠所格。金石可

開。夫金石者無知之物耳。尙可以誠感之。而謂人類曾金石之不若哉。昔太甲始則顛覆典型。終乃克充允德者。則伊尹之誠也。成王始則惑於流言。終乃出郊親迎者。則周公之誠也。古聖之盛德高風。雖不敢妄爲希冀。而中之所發。未常不可效其至誠慘怛之心。汝謂二子姿質。既在中人以上。則鑒別人物之淑慝。當不至冥頑而不靈。此後苟事事將以至誠。則彼始雖有外汝之心。亦當逐漸感化。待彼既以汝爲可親之人。則有所訓誨。當不至頑梗而不受教。良以本源既立。則一切枝葉。均可從而解決。汝務求感悟二子之心。則不慮其不能就範。彼既能率教無違。縱令奸宄潛伺於旁。思爲離間操縱之計。亦將所謀不逞。歛手以退。若是則二子不患其無成。趙氏家聲。尙何廢墜之有。汝亦可告無愧於死者。而足酬其德矣。蓋凡事當從根本著眼。自不愁無光明之路可循。所謂得一而萬事畢者也。

靜怡聞孺人之語。俯首而思。醞醞若有餘味。知其感動者深矣。孺人復詔之曰。茲吾更進一步。有最簡括之言示汝。尤足以堅汝之心。而振汝之氣。不至如無燭宵行者。

徬徨於歧路中也。蓋凡事謀之者人。成之者天。但求無愧我心。豈能盡如人意。夫以諸葛武侯之賢。受託孤寄命之重。尚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其所能自信者。惟鞠躬盡瘁而已。趙氏之家事。雖非帝業之比。汝之賢寧能過於武侯。但盡其心。休滋後慮。詎非一了百當。徒事殷憂胡爲者。母言至此。其亦可以悟矣。靜怡欣然曰。聞母之訓。如開茅塞。兒乃覺此心之即安也。孺人曰。汝能領會。我亦釋然。夜色既深。可以歸息。靜怡知老母已倦。遂亦興辭而出矣。

第八章 兄弟之秘議

凡人耳目所及。僅足聞於一室之內。外此則非所知。故我方在己之室內。議人而人亦或在彼之室內。議我。針鋒相對。不謀而合。徒以耳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當局遂懵然也。此等之事。所在多有。殊平淡而無足奇。或有疑余言爲不足據者。則即請舉本書爲徵。蓋上章所述靜怡母子於燈下相對。方聚談趙氏之家事。而彼國鈞國衡兄弟。亦即於此深夜之頃。而謀所以對付靜怡者也。

彼國衡年齡較幼。其胸中之機智。當然不及乃兄。故其父既葬。於後此之家事。尙未常有所念及。以故晚餐之後。一燈熒熒。兀然獨坐。此時夜色沉沉。不聞人語。惟院內有寒蛩一二。發其斷續之音。似此等岑寂之景色。固足予人以淒涼之印象。况家恤重重。脚哀備至。觸感興悲。烏能自己。彼國衡閱世雖云未深。殆亦有愴然不能自禁者矣。於是念其祖。念其父母。各種之事。兜上心來。往復漭洄。不能自己。覺在昔重闈無恙。沉浸於慈愛之中。快境當前。竟茫然未見其樂。逮此日俯仰身世。已成孤子。前塵回首。乃深覺其可悲矣。沉思既久。惻惻自傷。國鈞此際。不期目定神移。乃恍然如入夢寐焉。

當國衡神思飛越之際。忽簾啟而一人入。視之非他。其兄國鈞也。國衡之思潮。至是乃爲之驟斷。遂謂其兄曰。吾以爲兄睡久矣。乃至是尙未就枕耶。國鈞就座曰。心曲煩亂。胡能即寐。不觀汝亦兀坐燈下。而若有所思耶。吾中心之輾轉難安。殆較汝爲劇也。頃已思就汝而談。但恐爲家人所伺。今則彼衆均已入睡。吾兄弟有所商榷。當

不至虞爲外人所聞矣。

斯時國鈞注視其弟。兩目燦燁有光。精神亦非常興奮。若胸中蘊蓄。尙未卽抽其緒者。國衡觀狀。見其兄深夜見過。必有要事相白。非徒爲閒談來也。於是肅然曰。觀兄口吻。似有機要之事。就商於弟者。倘使事屬平常。又何必深夜無人。而始能出口也。國鈞頷首曰。弟言頗能中肯。蓋吾就商於汝者。匪獨關我趙氏之家門。抑且係吾二人之休戚。良以事迫眉睫。固不容不善自爲謀。竊願吾弟念孔懷之誼。枯菀彼此。同之戮力齊心。共禦外侮。勿使他姓之人。蠶吾家而擅作威福。則吾兄弟之氣伸。而不至受制於人矣。兄今述其梗概。吾弟其有意耶。此際國鈞侃侃而談。色甚暇豫。頗若謀定後動。有成竹在胸之概焉。

國衡聞乃兄激昂之言。不期亦爲之心動。但眉宇之間。若尙含有疑惑未解之色。則進而叩之曰。兄所主張。在弟深爲贊許。但尙未明其所指。用是不得不猶豫於中。夫兄所謂勿使他姓之人。蠶吾家而擅作威福。得勿指彼黃某與甘修耶。惟此二憾雖

蓄意弗良。但日間經兄之申斥。又復以父之遺囑折之。彼等已顏色忸怩。戢尾而去。吾謂其稍有羞惡之心。決不能再窺足於吾門。以自取其辱。是則兄之所慮。得勿近於張皇過甚耶。

國鈞聞言。不禁驟然而笑曰。弟以爲吾言之所指。乃爲彼黃某與甘修耶。是則未免失之遠矣。夫二憾者。直二狗耳。苟不戢尾以去。則將以棒棒之。胡有勞吾心曲之價值耶。良以彼輩本無干涉吾家之權。而妄思與人之事。以理折之。不退何待。譬諸霜雪。見日則消。何復有苟容之餘地。吾言之所指。蓋謂彼據理與勢。在在均可干涉吾家。而於吾兄弟之身。實有莫大之不利。譬如附骨之疽。割治匪易。此則不得不對以相當之手段。而早爲之所也。

國衡曰。聞兄所言。弟惑滋甚。蓋今日據理與勢。而可以干涉吾家門之事者。厥惟朱叔。弟初不信有第二人。可以參預此席。是則兄言中之人。果何所指耶。倘屬另有所聞。爲弟所不及知。則請舉其名及其所圖。以告弟。雖不敏。爲保家衛身計。亦將勉。

從兄之後。而不能使此僉壬得逞也。斯言既出。國衡凝視其兄。靜候報章。則見國鈞微笑而言曰。弟以爲吾另有所聞乎。非也。蓋兄言中之所指者非他。即弟所稱據理與勢。可以干涉吾家門之事之朱靜怡耳。此則不可不亟謀所以對付之也。國鈞言及靜怡。砉然如土委地。面上含有一種神秘之笑。若予人以不可測者焉。此時國衡駭愕萬狀。瞠目謂其兄曰。噫。兄言中之所指。乃即爲朱君靜怡乎。此則弟張皇幽渺。搜索枯腸。而未能及料者也。夫朱靜怡者。非黃某甘修之比。妄思干預吾家門之事。躬冒不韙。無因而至者也。實吾父病榻之前。傳最後之遺命。殷殷囑之。諄諄託之。付以遺囑。證以趙寬。而命爲吾兄弟之保護者也。此而欲以手段對付之。其將如父命何哉。兄之所言。弟殊覺難於索解。抑或朱君對吾之家事。有何罅隙。爲兄所窺。足以使人生不信任之心。則非弟之所敢知矣。

國鈞曰。聞弟之言。是殆承認朱靜怡爲我等之保護人矣。國衡曰。是何待言。況今日大庭廣衆之中。黃某甘修。妄思干預吾事。兄亦特引朱君爲重。以爲拒絕彼等之見。

是兄固已承認之矣。乃顧乃以之責問於弟耶。國鈞冷哂曰。究竟吾弟年事較幼。胸中過於樸誠。未能曉然於臨時應變之事。夫日中之推重朱君者。特用以抵彼二憾。可以免吾輩幾許之唇舌。譬諸臨文之時。信手拈來。咸成妙諦。因可免去構思之苦。不必據之以爲定論也。今茲與吾弟所論者。則爲切身之利害。不得不密爲籌度。又烏能與彼揚言於衆者同日語耶。

斯時國鈞載笑載言。面目上乃呈一種譎詐之態。國衡謂之曰。揣兄之意。似不以朱君管領吾家之事爲然。憶父相託之始。弟亦抱有此意。逮自吾父逝世以後。則見朱君哀戚滿容。處事悉當。弟不平之心理。受其感動。遂爾漸躋於平。良以彼之權威。既受諸吾父。又復能精白乃心。以謀吾家之利益。則論其事。固不容反對。論其人。亦不當反對。若吾兄弟二人。居心與彼起。不惟媿對亡父。抑且不衷於理。是則吾兄立意辦此。其故果安在乎。

國鈞意似不屑。以目他視曰。駭哉吾弟之言也。夫天下之事。何名爲理。理者即駭人

用以自縛之具耳。夫人類最要之圖。即當自謀其便利。阻者去之。梗者芟之。必使其一望康莊。足資馳騁而後已。若葛藤著體。而擺脫不開。甚且顧後瞻前。自生罣碍。是直自甘束縛。懨懨無生氣者之所爲耳。吾輩方在青年。正當如天馬行空。往來倏忽。詎能自繫其手足。而聽命於人耶。

近世哲學家言。謂人之爲物。一方面具有神性。一方面又具有獸性。庸淺之士聞之。必且深滋駭怪。實則此等之理。至平淡而無足奇。良以此等之評判。即我國舊日之學說。謂人性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如彼國衡者。感於靜怡之語。發其秉彝之德。本良心以立言。不可謂非昭昭然黑白分矣。比聞乃兄之語。不期遽爲所惑。復躍然有動於中。前此所持之見。幾欲自行取消。是以一人之身。在此剎那之間。前後幾成兩橛。不亦令人深足致訝乎。雖然。無足怪也。蓋前者隣於神性。所謂可與爲善者也。後者隣於獸性。所謂可與爲惡者也。譬之於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亦視其導引之力何如耳。

大凡人之顏色。率皆誠中形外。而不可揜。觀其顏色。斯足覘其心理之所在矣。此時國衡爲乃兄之言所動。業變其前此之心理。國鈞則已望而知之。則更力爲游說。以堅其志。曰。弟或以爲碍於父命耶。實則此亦不足據以爲信。良以臨命之人。雖知憂深慮遠。而神志瞽亂。所計容有未周。假使吾父託彼之後。幸而告瘳。則清明在躬。未必不以前此之所行爲過也。蓋吾兄弟已近成年。並非孩提之童可比。而諸務了了。又非不辨菽麥之人。必立保傳。果何謂哉。國衡聞乃兄之語。默契於心。不期連連頷首。國鈞復曰。汝以朱君哀戚滿容。處事悉當。遂爾受其感動。謂其一出於誠耶。不知此亦不足據以爲信也。蓋凡欲得人之信任者。必且飾其儀觀。殫其才力。使人相託而不疑。然後始能遂其所私。而無少妨礙。彼靜怡者。外觀雖似光輝篤實之人。但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又安知其不由於僞託。將以市吾輩之信耶。吾弟不加體察。而即據近似者以爲眞。抑未免過形坦直矣。

夫國鈞之所言。固屬力爲附會。強辭奪理。然未常不可以動人之聽。良以巧言如簧。

由來尙矣。况國衡與彼利害相同。所處在同一之地位。入於耳者自不期有合於心。當時自不覺其神爲之移也。國鈞既知其深表同情。則更爲直勸之辭曰。烏論吾父之所命。未必神志清明。靜怡之所爲。未必表裏如一。即使二者均出於本心。然吾弟返躬自問。亦何能甘受範圍。默爾而息。蓋近數年來。吾兄弟好行其志。挺立不撓。雖尊爲吾神。嚴如吾師。尙未常低首下心。受其羈勒。今則尊親盡逝。無復節制之人。正吾兄弟暢行無阻。自由發展之日。而顧聽命於異姓之人。奉爲神明。而尊爲師保。事事均須稟承。無能自行專斷。抑未免太無丈夫氣矣。

國衡奮然曰。兄言是也。弟亦安能闢冗自甘也哉。雖然。吾之家政。由彼主持之。吾兄弟二人。由彼督責之。一切均許以便宜行事。吾父既已書在遺囑。言之鑿鑿。而宗族親戚。以及闔家之人。均耳聞而目擊之。此際若與之反抗。果胡從措手也乎。且恐事之不成。徒貽人笑。此則弟躊躇於中。而未能自決者。兄既以茲事相商。諒必謀定而動。尙希有以詔我也。

國鈞聞乃弟之言。知其前此所抱之心理。已爲已翻瀾之舌所征服。不復膠執於胸中矣。因之悅豫已極。莞爾而言曰。弟亦以余言爲然乎。然則吾二人儘可通力合作矣。夫吾輩之反抗靜怡者。非必否認其地位。必揮諸門外而後快也。良以此等舉措。不惟理有未可。抑且勢所不能。蓋彼親受吾父之託。以監督一切之事。其理正。其辭順。固非黃某甘修等。妄恣覬覦者所可同年語也。

國衡蹙蹙曰。兄言洵屬確切不易。然則吾輩欲與朱君爲難。不將苦其無從着手乎。且旣不能揮諸門外矣。則彼以躬受託孤之資格。在吾家固自握有無上之權。舉凡吾輩之進退作輟。家政之巨細鴻纖。在在均可過問。放任固其自由。干涉亦其本分。吾輩果何所恃而能逃其督責乎。兄前則振振有辭。茲又皇皇無措。不已自相矛盾耶。是則所以對付之法。尙望其有以語我來。

國衡言時。頗露惶遽不安之狀。一若焦煩於中。深慮此事之難於得當者。國鈞聞之。毫不措意。怡然而言曰。弟勿以茲事棘手爲慮也。須知兄雖不敏。對於此等之事。固

儘能機謀獨運。措置裕如。且苟無成算在胸。則於此深夜之中。不惜強聒於弟。果胡爲者。夫彼朱君靜怡。既受吾父之遺命。而目下舉措。又毫無過失之可言。吾輩若無端向彼挑戰。則於理爲不正。於辭爲不順。曲在我而直在彼。又安有勝利之可言耶。吾之所謀。則在彼未曾約束吾輩之先。彼此佯爲鬩闕。斷斷不復相下。彼職爲保傅。在勢必須平停。而吾輩則故作刁難。使彼感非常之痛苦。庶知吾輩性質鷓張。不易馴伏。彼受此警告之後。對吾兄弟。當不敢加急束縛。此後得寸進尺。相機而動。務使彼之身心。不復寧帖。進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吾輩縱不揮之門外。彼亦將自行不耐。奉身而退矣。

夫此等之籌畫。未見其果能盡善而盡美也。然使國衡聞之。則已力爲讚賞。不置矣。於是復叩其兄。所以佯爲鬩闕之法。國鈞則又洋洋灑灑陳之。國衡拊掌稱善。密議既定。夜色已深。遂亦各自就寢。預備明日試演此劇矣。

第九章 訓誨聲中之感悟

方靜怡母子相與談趙氏之家事。固不覺爲時之晏也。比及靜怡歸寢。已逾午夜。兼之自勗周逝世以來。靜怡鎮日遑遑。心力交瘁。而懸念來日。百感叢生。幾無一刻之時。能將此心放下。今則勗周安厝於祖塋。遺囑宣示於公衆。至焦心二子之難於就範者。亦經母氏之開釋。得減殺其焚亂之思。於是此夕之安眠。乃覺其殊形甜適也。人類生活。於此惡濁之世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而所以安慰之者。造化於默默之中。實有二法。蓋對於既往之痛苦。則曰遺忘。對於未來之痛苦。則曰不知。非如是者。人類益將呼號輾轉。而不自聊其生矣。夫往事或可屏諸記憶之外。而未來之事。復爲智慮所難周。人於此時。乃可得少時之寧息。彼靜怡之安然就枕。卽其例也。良以靜怡秉母氏之訓辭。對於趙氏之二子。方將以語相感。孰知二子乃同時於其家內。互相密議。竟欲以僞相賞。我將推赤心於人之腹中。而所得結果。乃適相反。使靜怡能預知之。則將慨人心之荻梗。實較荆棘爲難除。其懊懣之懷。當不知至於何許。又烏能了無牽罣。而酣其好夢也哉。

黃梁乍覺。尙帶惺忪。則見日光曛曛。業已布滿窗上。靜怡訝然自念曰。吾宵來酣睡。乃竟若是之晏耶。是固前此所未有也。於是亟起着衣。不復延滯。見妻携子自外入。則詰之曰。吾貪眠失曉。胡不喚我。妻曰。老母囑勿喚君。遂爾未敢多口。因携兒外出。櫛髮盥面。恐其在室內嘈雜多言。或至驚君之夢也。靜怡領之。於時兒甫數齡。乳名麟哥。則進而牽靜怡之袖曰。兒本欲進而喚父。乃祖母誡我。謂父勞宜多眠。倘喚醒之。必且叱汝。兒遂並室亦不敢入。今父醒之後。以不喚致怨阿母。是則祖母之言。殆誑兒也。靜怡曰。汝苟喚我。則受叱亦未可知。祖母之言。初非誑也。麟哥曰。喚則叱。兒不喚則怨母。父亦殊覺過於難伺。兒今敢問阿父。究竟喚是耶。不喚是耶。尙望有以告兒。言畢。小目澄然。注視其父之面。靜怡受此詰問。一時殊覺難於置答。不期爲之。驟然失笑焉。

斯時忽聞叩門之聲甚急。靜怡曰。吾家與人夙鮮往來。斯時而來叩門之人。果屬何事。言既。匆匆着履而出。將往觀之。蓋于孺人持家以儉。並應門五尺之童。而亦無之。



也。不意靜怡甫至院中。孺人已自外折回。謂靜怡曰。趙氏家中命僕人遲汝。謂其二少主人相與爭鬪甚厲。家衆咸罔知所措。故速汝前往視之。或能解其糾紛。而代爲調停一切也。

靜怡聞之。不禁其容有蹙。慨然興嘆。孺人曰。此等之事。譬諸盂相撞。勢所難免。若一門之外。儘能雍雍怡怡。則又何需於汝。倫因此纖芥之故。遽爾置懷。恐來日之難。更將有倍蓰於此者。靜怡曰。兒並非聞此拂意之事。即生其畏難之心也。蓋因勗周昨日而葬。二子即今日而鬪。亡父之骨未寒。遽傷其手足之誼。其天性亦未免過於穀薄矣。况於所厚者薄。勢將無所不薄。彼既不有於兄弟。更何有於他人。即此而觀。其偏駁之性。似屬難於感格。故兒聞其兄弟爭鬪。不禁有怵於心。較聞其他之過失爲劇也。孺人曰。惟其如是。則汝之責愆不能稍爲自逭矣。今宜速往。善爲啟迪。用發其固有之良知。則彼兄弟二人。當不難言歸於好。汝須念不友不恭。固爲倫常之失德。但二人均在幼冲。不過逞一時之意氣。不能以成人之過。應目之。汝躬受託孤之

重。必宜有以感格其心。使之悔悟。庶不負亡者之託也。靜怡聆老母之訓。應諾唯謹。當即返乎中堂。取濕巾拭面。含水於口。噴之於地。遂即匆匆而出。偕趙氏之僕以去矣。

靜怡於途中。盤詰僕人。以二子爭鬪之故。僕人曰。小人亦不得其詳。惟知晨起之後。爲時未久。即聞二少主人。相與爭鬪甚烈。家衆均在外間。悚息莫敢進。而屢言。惟總管入而排解。亦復不得要領。旋即命小人往延先生。庶可收一言九鼎之效。當時略聞一二語。似肇釁之故。爲瓜分先主人之儲藏。彼此致起違言也。靜怡聞之。彌滋不悅。因念勗周在時。何等輕財尚義。從不以阿堵之事。繫其胸臆。取證不遠。對己之焚券。蓋即其信而有徵者也。今溘逝未久。二子乃以爭財之故。遽爾反目。不亦大傷厥考地下之心耶。奈何罔肖先德。一至於此。由此可見人之賢愚。僅在其身。雖父子之間。亦復不能相及。蓋清者自清。而濁者自濁耳。靜怡感念亡友。愈形悲慨。行行而前。不覺已抵趙氏之門矣。

覆廈巍然。向人聳立。似此渠渠之夏屋。亦爲嚴冷之空氣所包圍。以俟靜怡之春風入座者。靜怡既偕僕至。當即懸堦而升。匆匆以入。則見僮僕三五。方相與聚而私議。見靜怡至。立即垂手以立。默爾不言。靜怡略頷其首。無暇致一辭。隨即越廳而進。心中以爲喧闐之聲。必且洋洋盈耳。孰意所料弗中。此時竟寂然毫無所聞。靜怡不禁私衷自念。詎二子天良萌動。憬然自悟其非。遂不待他人之中說。而自息其爭耶。若然。則過而能改。尙不失爲佳子弟也。

靜怡當此載行載思之際。忽覩一人迎之來前。面目悽慘。幾欲汪然出涕。其人伊誰。則趙寬也。靜怡覩其狀。知此老僕關念主家。宅心篤厚。不禁亦爲之愴然。則停步而謂之曰。汝胡爲慘沮若是。容當徐爲排解。當不難臻於就緒。且今茲不聞喧擾之聲。得勿彼此之爭。已行中輟耶。

趙寬搖首曰。中輟二字。談何容易。今之寂寂無聞者。乃較喧擾爲劇也。蓋長公子以手擱次公子。次公子仆於地上。遽爾暈去。今方俾之榻上。既甦之後。呻楚未絕也。靜

怡攢眉曰。何事相爭。乃至若是之烈。詎其父甫葬。二子即欲析產而居。各適其事耶。若然則財產足爲德行之累。殆真不祥之物也。言時搖首吁氣不置。趙寬以手拭其眶內所含之淚。強顏發爲苦笑曰。吾家二少主人之爭。尙雅而不近於俗。非若先生所言之劇也。靜怡瞪目曰。兄弟相爭。有何雅俗之辨。汝所言吾滋不解。夫所謂雅者。果屬何事。趙寬曰。吾主家累葉相承。均皆貴顯。此先生所知也。以故金石古玩書畫之類。所蓄頗富。今二少主人之爭。乃由此而起。並非因財產而啟釁。此所以謂其雅而非俗也。靜怡曰。物雖不同。爭一而已。其相去固不能以寸也。載言載行。遂入於室。趙寬亦在後相隨焉。

靜怡入室以後。目光所及。不禁一股酸辛。由心直達於面。兩淚潛潛。即復緣頰而下。蓋此際室內。如張一幅慘澹之圖畫。在關係深者見之。固不能不觸目而心痛也。其第一足以生人之悲愴者。厥爲勗周之遺像。面目如生。巍然在上。雙眸炯炯。似方法視。但一任其二子之互相爭鬩。以窘其所託孤之人。而不能出一言以相呵叱。足徵

人死之後。凡百都已。乃無復干涉生者之能力也。其次予人注意者。則爲二子。國鈞坐於椅上。努目軒眉。頗若怒氣拂拂。不可嚮邇者然。國衡則蜷伏於榻上。微作呻吟之聲。自其外象觀之。似屬所爭頗烈。實則二人情同演劇。乃故以此假面目對靜怡也。

雖然。人皆秉天賦之良知。雖有時爲情感所蔽。然本體則未常不在。譬如一輪皎月。籠罩於浮雲之內。外觀雖似無光。而其明則未常或損。苟爲微風所蕩。雲翳稍去。則光華即行外射。人當天理爲人欲所蔽。其道亦猶是耳。彼彼國鈞國衡二子。並非習於爲惡之人。其反對靜怡也。一方面則挾有童心。一方面則習爲驕縱。不欲有人掌握其家事。繩愆糾謬而已。以故互相商榷。決然出此嘗試之一途。不意靜怡甫入。其滿懷哀惋之忱。盎然達於面目。熱淚傾灑。不能自禁。二子爲此精誠所接觸。亦復天良萌動。戚戚於心。恍若有人來告。自悟其所行之非。此際之情勢。正如雲中之月。爲清颺所颺。而少露其光明也。

靜怡入室就坐以後。即用含有責備之口吻。向國鈞而言曰。汝父於昨日而葬。汝兄弟即於今晨而闕。此等之事。實爲吾百思所不及料。汝身爲長兄。見理自當較彼爲確。即使國衡有過。尙將賴汝提撕。今乃以微末之故。不惜斷斷相爭。致傷手足之誼。試觀汝弟臥於榻上。發爲呻楚之聲。汝能無疚於心耶。昔人詩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辭氣藹然。發人深省。此真有見之言也。夫人生世上。雖有五倫。但君臣遇合。朋友訂交。久暫固不可必。而父子當晚年之時。未必彼此共在。夫妻於結婚之先。隔闔有若路人。安能如兄弟。孩提聚首。到老相依。患難扶持。外侮共禦。其聚合爲最長。其恩誼爲至篤耶。汝躬爲宦家之子。讀書明禮。乃其本分。奈何父母甫喪。即有此不衷於禮之舉動。既貽臧獲之笑。復招戚鄰之譏。道路傳聞。騰爲口說。汝試思之。能勿有恫於中。而不能自釋耶。然此猶其小焉者也。其大者。則上無以對汝父母在天之靈。下無以自解於方寸之地。神明內燭。反側難安。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至於此乎。余以躬受汝父之託。勢不能不

披肝瀝胆言之。夫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汝能悟所行之非。作幡然之悔。則固不嫌其晚也。

趙寬侍立於側。聞靜怡之言。不啻自其肝肺中流出。惟己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者。靜怡皆一一代爲言之。且能語有獨到。補其所不及。言爲心聲。決非作僞。聞其言則心可知矣。因思主人知人之明。乃能託此肝胆相照之友。老淚不期續續而落。至榻上之國衡。聞靜怡懇懇切切責備其兄。語中所含。均有至理。心中亦復起落不定。若自悔其所行之非。幾欲起自榻間。自承其爭鬪之非實。用以平靜怡之氣。而分乃兄之謗。惟念兄曾囑我。令己堅臥弗動。抗辯之責。彼自當之。則亦只能力抑其感情。瞑目微呻。藉示其暈仆後荏弱之態度焉。

至主動此事之國鈞。聞靜怡慷慨陳辭。仁至義盡。未嘗不有感於心。但以己躬爲發難之人。勢不能半途而廢。今事已若此。譬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則照預定之計畫。力振其氣而言曰。叔父。勿復干涉過甚。祭及細微。須知古人有云。不痴不聾。難作阿

翁對於自家之子婦且然。何況他人兄弟之事。吾勸叔父自今而後。對於吾之家政。僅須綜覈其大。已屬不負亡父之託。至於纖芥之事。僅可勿庸過問。非然者。恐前途阻碍正多。叔父且將不勝其勞也。

夫國鈞之所陳。不過禦人口給而已。並無充分之理由。足以服人者。况於彼等所以起釁之故。絲毫未常言及。惟以靜怡之過問爲多事。辭鋒所指。咄咄逼人。是其藉題發揮。命意另有所在。明哲之人聞之。會心當不在遠。惟靜怡衷懷坦坦。初不虞二子退有密謀。容心與己爲難。但知其性情崛強。不易馴服。且國鈞口角尖利。能使受者難禁。此固於彼折黃某與甘修時而知之矣。今見其移所以待人者。轉而施之於己。遂不得不以堂堂正正之辭。起而折之矣。於是靜怡侃侃言曰。國鈞賢姪。汝以我干涉過甚。祭及細微耶。須知此事關係至鉅。余固不能置而不論也。夫人生世上。首重孝弟。根本一謬。凡百皆乖。汝父母甫亡而傷其地下之心。是曰不孝。兄弟相爭。而忘厥友手之愛。是曰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更將何顏立於世上。於此

而曰細微。何事乃其大者。余受汝父託孤之重。於此而不用其干涉。將何所用其干涉。雖曰閱牆之變。出汝二人。國衡亦常分受其責。但彼年齡較幼。則見事明理。自當較汝爲遜。况汝躬爲長兄。竟忍心創彼。致其呻楚於榻上。則汝所負之過。當然較彼爲鉅也。

國鈞聞靜怡責備之辭。幾同顏魯公之作字。入木三分。非常沉着有力。直使人無可置辯。遂不禁自悔其前此計畫之疏。不應使國衡僞作暈仆於地上。致令貽爲口實。而自重其過也。但事已至此。亦當思所以置答之法。不能遽然默爾而息也。然當此輾轉心頭。未能得當之際。而靜怡已繼續發言矣。靜怡之言曰。吾聞此次汝兄弟釀爭之故。乃爲先世所傳玩好器物等類。非惟事屬不值。抑且徵汝等孝思之薄。蓋禮經有云。父歿而不忍燔父之書者。以其手澤存也。母歿而不忍執母之器者。以其口澤存也。夫朋友之間。尙有人琴俱亡之感。而况於父母之親乎。昔魏武帝將卒。屬其諸子曰。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共分之。既而

竟分焉。卒以貽譏於後人。分者且然而况於爭耶。彼夏鼎商彝。隋珠漢玉。以及唐宋名家之書畫。爲物誠可寶貴。然以較之父母之親。兄弟之愛。則有間矣。今以器物之微。而忍於汨沒天性。同室操戈。齟齬禍起。倫彝罔顧。反目成讐。是直輕重不分。而本末倒置矣。吾不意詩禮之家。竟至演此等之怪劇也。夫求之古人。秦伯以天下讓者也。伯夷則以國讓者也。亮節高風。千載仰止。吾人生古人後。正當以此爲矜式。彼齟齬斗筲之輩。烏足效哉。

國鈞聞靜怡訓責之辭。鞭辟近裏。絲絲入扣。殊使人無置辯之餘地。於是不得不爲強辭奪理之言曰。叔父之所言。未常不是。但陳義過高。非世人之所能學步。正如五石之瓠。大而無當。則亦何貴也哉。夫晏平仲之阻用孔子。則謂迂闊而遠於世情。漢文帝之進張釋之。則令卑之無甚高論。叔父所言。正坐此病。假使舉世之人。均能抗懷秦伯。效法伯夷。天下自可混幾多之爭執。無如此特空想。而不切於事實。則亦何必責人以不能。而爲此放言高論哉。况據姪所見。更有進於此者。蓋庸人但冒一時

然不言。以期得聞而入。但於不知不覺之中。心靈深處。乃竟戚戚而動。似覺靜怡之。所言爲是。而已之所行爲非。兩兩對勘。得失攸判。斯蓋天良之萌動。而不容於自昧者也。然國鈞猶力自遏抑。不肯爲此良心所屈伏。遽然自承其非。蓋此等怙惡之心。本屬人類之常態。而無足異也。

於時靜怡復賡續其辭曰。前者意主汎論。恐尙未足生汝之啟悟。今更就近取譬。則亦當可釋然矣。汝謂世人一切行爲。非汲汲於利。即汲汲於名。未有爲良心所驅策。而出於自動者。此實蔑視人類之懿德。而未免近於誣罔也。即以目前之事論之。我與汝父。雖曰論交有夙。投契非常。然以誼言之。則朋友耳。今汝父不幸中道而卒。對於汝兄弟之教育。以及家事之處置。固不能恣然於懷者。但以普通之慣例繩之。則此等重大之責任。當然託諸同宗至戚之人。決不肯寄於朋友之手。乃汝父內決於心。脫略世俗常態。毅然以此事命我。我亦自忘其地位之疏。才力之拙。慨然受命。而不辭。兩者之間。蓋皆有默默啟示。而使之不得不然者。汝亦謂其爲名乎。爲利乎。

斯二者之間。固未常居一於此矣。

靜怡至是。則更態度激昂。義形於色。侃侃而言曰。夫汝父不循世俗之恒軌。不避衆人之非笑。見之所及。毅然行之。豈將以是爲名乎。我則担繁劇之任而不辭。處嫌疑之中而不悔。明知其難。而故蹈之。豈將以是爲利乎。亦不過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初無有一毫之他念。攙雜其內也。假使汝父信我不堅。而恐其有乾沒之情。我對汝父感情未摯。而思爲卸責之舉。則彼不能託。而我亦不能受矣。今彼既深信而不疑。我亦直任而不辭。氣誼之孚。純出於至誠之感格。豈總總焉從名利上着眼。而始克出此耶。

斯時旁立之趙寬。見靜怡語及昂周。又復仰睇遺像。淚落不止。靜怡則繼續言曰。夫朋友以義合者。尙能推心置腹。以大事相授受。而無所詐處於其間。曾謂兄弟以天合者。乃以玩好器用之微。遽爾反顏相向。而爲此激烈之爭鬪耶。借鑒非遙。稍思即得。吾盼汝之有以自行怨艾也。彼小宛之詩有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今汝等父母

皆逝。茫茫斯世。互相依倚者。在汝僅有一弟。而在彼僅有一兄。理宜念其所親。互相友愛。則和氣足。以致祥。趙氏之門。庶有發揚光大之望。今乃以微末之故。竟忍心戕賊其手足之情。吾恐戾氣所招。門祚且將有凌夷之嘆。匪惟不仁。抑且不智甚矣。吾不意以汝等聰慧之人。而行事之乖謬。竟爾一至於此也。

靜怡之言。委曲詳盡。雖在愚蒙之流。聞之亦當感悟。何况國鈞。固胸懷澄澈。涇渭攸分者耶。特以居心與靜怡爲難。不肯遽輸其志。又苦於靜怡之所言天經地義。無罅可尋。因思爲莫須有之辭。將以間執靜怡之口。遂至不量事體之輕重。而率爾言之。偷謂國鈞有意認罔靜怡。亦殊非持平之論也。

時則國鈞冷哂而言曰。凡叔父之所云。罔不仁至義盡。似此諄諄之訓誨。姪亦既悉心領會矣。雖然。諺語有云。鬻醬未有自言其酸。賣瓜決不自稱其苦。蓋謂凡人之所言。率皆文飾其美。未見能即副其實也。今吾兄弟之所爭。罔已揭諸目前。自不妨力爲指斥。至於叔父之所稱。尙須待驗於已後。吾輩亦何能深信。良以空言無補。無微

不信。古人亦既先我言之矣。以故據姪之所見。叔父此際。儘可少安勿躁。無須做舌焦唇。一俟行爲大白於人。足以自揜其言。則姪輩自將寧神屏息。一惟叔父之言是聽。抑且無待曉曉之多口也。

夫國鈞之言。蓋謂靜怡慷慨自陳。以銳身任此託孤之事。乃出於朋友之義氣。並無絲毫名利之念存於其中。炫己之長。用以攻彼之短。今特反唇相稽。謂此特汝個人之自道耳。爲義爲利。尙有待於他日事實之證明。今茲則不汝信也。此等之言。殆同綿裏之針。藏鋒不露。而刺人隱處。其痛異常。倘欲加以駁詰。亦苦於無從剖白。良以區區之心。既不能掬以相示。而後來之證明。固不能縮短時間。使移之於今日也。彼國鈞以靜怡之言。難於反對。而又不肯甘心自承其非。因遂爲此摸稜之語。以窮之。其用心亦狡矣哉。

此等之語。在陰險之人聞之。則含笑而不辯。在坦直之人聞之。則盛怒以相向。然俱非所論於靜怡也。靜怡以愛友之盛心。受託孤之重任。視趙氏之休戚。不啻與己痛

癢相關。而勗周病榻諄諄相委之情。腦中常留一不盡之小影。昨夕復承母氏之訓。謂當矢志報德。一出於誠。於是思以一腔熱血傾注於二子之身。使其蔚然有所成就。始不負亡友之苦衷。始不辜母氏之至意。而已亦可心安理得。無疚於神明。此蓋其所抱之宏願。而期必赴其鵠者也。以故今日之來。不徒爲二子排難解紛。且欲敷陳義理。生其悔悟之心。庶可滌其舊染之污。而漸即於光明之路。孰料援古證今。罕譬曲喻。國鈞竟爾崛強如昔。不肯降心相從。今更爲此強辭奪理之言。使人難於置答。是真有啼笑不得者矣。

斯時靜怡。覺有一種難言之酸痛。湧自心房。達於全體。幾欲從此無量毛孔之內。排洩以出。蓋以己立身涉世以來。從未常妄侵然諾。致不取信於人。今以故友情深。不辭艱鉅。出而與人家之事。遂致見譏於孺子。而缺乏相當之答辭。可見煩惱之事。均由自召之語。誠旨哉其言之也。繼而又念。從來任大事者。率皆勞怨弗辭。讒謗弗避。始能底於有成。今我既諾勗周於前矣。烏可以此區區者。而遽生其灰懶之意。况

彼不我信。總自我誠意之未孚。以致生其疑慮之念。法當自責。何必怪彼。倘以此介懷。適自形其度量之不廣也。

於是力祛其不快之感。想於腦中。怡然謂國鈞曰。賢姪汝以我之所言爲不足信耶。雖然。是亦無足爲異。良以知人則哲。自古爲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我自信當今之世。知我者僅有二人。一爲吾母。一則汝父。夫吾母之言。似未足以生汝之信。而汝父又復下世。無從爲我保證之人。我又安能剷吾之心。以自明於汝之前耶。但晚節始著黃花。歲寒乃知松柏。物尙若此。人亦宜然。汝姑抑一時之忿。以俟將來。則或有心平氣和之一日。而自悟其所疑之非也。即退一步而論。吾後此或不能自副其言。然今之所以詔汝者。一皆以孝弟爲歸。初無背於古聖賢之訓。汝姑不以人廢言。引爲他山之助。則亦未爲不可也。

靜怡之言。和平委婉。殆如春風之薰人。不期自醉。但其中心難言之痛。只能自喻。而不能舉以示人。顧當此力制其感情。矯爲樂易之時。不期目光所及。竟囑勗周之遺

之囁強。不肯率教。尙始終未加以疾言遽色。今見國衡躍然起自榻上。伏地自承其辜。悔悟之誠。實出至性。則其中心之感動。自可不問而知。於是曳之使起。口中亦不能發一相當之辭。惟二日之中。滔滔下淚。斯時靜怡泣。國衡泣。總管趙寬泣。彼國鈞何人。能不爲之感動也哉。

嗟夫三人之淚。乃似九天之甘露。人世之醍醐。足以滌蕩煩污。滋潤肺腑。彼國鈞受此偉大之感化力。亦復良知勃發。不能自遏。趨至靜怡之前。婉言自承其過矣。夫靜怡前此誨之諄諄。彼乃視同過耳之飄風。不肯銷其頑梗之念。今乃以三人之對泣。爲之屈伏而不自禁。則甚矣無言之教勝於有言也。

靜怡見二子俱行感化。結果之美滿。殊出己意料之外。益信母氏誠能格物之語。信而有徵。因之載悲載喜。出其撫慰之言。並歷舉古來孝友之事。以爲二子說法。國鈞國衡二人。此際亦恭順以聽。毫無所忤。趙寬在旁。見其二少主人洗心革面。居然矯正前此之所行。中心之悅懌。乃達於最高之度。暗服其去世之主人。卓然有識。乃能

得此生死不渝之友也。



